

周

易

宗

義

周易宗義卷三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大有三三

乾下
離上

蔡清曰火在天上無所不照有如四海九州皆在其照
臨之下者所有之大也 陸庸成曰元德統天爲善之
長故惟元爲能有大而亨

大有元亨

潘雪松述曰彭山曰太主陽言以其柔得剛而諸陽應
也夫莫大乎乾之健莫大乎離之明五以離日當中而
行乎天諸陽至大皆其所有也故大有元亨 姚鳳梧

曰於卦象見一人照臨萬國之義於卦體見四海會歸一人之義故名大有元亨者事得其理民得其安治化四達海宇清謐王業永保而無虞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楊誠齋曰同人大有一柔五剛均也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而爲同人我同乎彼之辭也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爲大有我有其大之辭也

洪覺山曰柔六五也居尊執柔固衆所歸而又大中是

以應也。五何以曰天位也。居天位而得五陽之應，則統體皆大矣。故名之曰大。中大有大者，陽也是故。小畜以一陰而不得尊位，則雖五陽而小之。故爻之善在陽。大有以一陰而得中尊之位，則雖以一陰而大之。故陰陽之爻俱善。

經繹曰：大有衆也，得衆而有大也。卦於同人同體，皆主一柔而之柔也。五也，匪直得位，得尊位矣。匪直得中，得大中矣。上下應之，匪直應也。羣往君宗之矣，以能奄九有而有大有也。

程子曰：凡卦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之類，有因卦義便爲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之類，有以其卦才信者。

如大有元亨之類諸卦具元亨利貞則彖皆釋爲大亨
恐疑與乾坤同不兼利貞則釋爲元亨盡元之義元大
善也元者物之先豈有不善者乎事成而後敗敗非先
由大有蓋言大有明
健才德在其中矣

司馬君實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
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
皆亾亂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
時然後能保有其衆元亨也唐凝菴曰惟柔能應天
故上下皆應之耳易述曰同人履應其德故曰乾大有
應其時故曰天同人曰文明以健自明而誠者乎大有
曰剛健而文明自誠而明者乎林次崖曰其指居大

有者德字兼德體而言天者理之當然處便是時故曰當其可之謂時天之所以在卽時之所在非應天之外又有時行也姚舜牧曰大抵處有者據見在之時謂可統攝人羣威行海內而不知所以運量握裁全在德勝故夫子提其德二字首節雖云德位兼隆畢竟以大中之德爲主上下應應乎此耳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李獻吉曰遏者止之之義而揚者彰之之名也火在天上旣无所不照物无遯形善惡必露使遽賞罰之則四海兆民勝罰之邪又能盡爵之邪故聖人不曰罰而曰

過、過之又過則罰行、不曰賞而曰揚、揚之又揚則賞行、天命有善而無惡、又火在天上、故曰順天、言非有我者、過之揚之、吾何心哉、

程敬承曰、過惡止惡也、惡未著則過而絕之、使不得作也、善雖隱則揚而顯之、使樂於爲也、天命休美原來有善、無惡、過之揚之、不過使天下去惡、歸善而人各若其命耳、非是奉行天命以行天命討之意、王輔嗣曰、大有包容之象也、故過惡揚善、成物之性、順天休命、順物之命、易述曰、同人明在下、而不敢專、故止於類、而辨大有明在上、而由已出、故極於過、而揚、吳一源曰、過惡

揚善亦惟剛健文明應天時行者能之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胡雲峰曰當大有之時驕奢浸生人易有害初陽在下未與物接所以未涉乎害也何咎之有然以爲匪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无交害大有之初如此艱則无咎大有自初至終皆當如北林次崖曰書曰居寵思危罔不惟畏艱之道也方伯雨曰初九在下雖尚无交然交從此始矣无交故无害則知有交必有害也故告之以无咎之道陸庸成曰大有之世保終之道慎于履始必有克艱之初而後有天祐之上故初曰大有初

九上曰大有上九獨本未見大有焉始不垂戒終難考
祥聖人之意著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王註健不違中爲五所任任重不危致遠不泥故可以
往而无咎 象旨二虛足以受九剛足以行故象大車
以載有攸往按大車是有天下大才德的象以載是有
天下大責任的象以大德而勝大任如大車而物无不
載者載依薛敬卿所謂如載於其上之載非謂承載於
其下也二大車中虛能容以五所載積之於中不至損
敗故利有攸往无咎也 潘雪松紀聞曰蓋軫輪輻之

器不厚不良者非大車文武常變之用不運不轉者非大才惟大車爲能輕天下之至重、過天下之至遐、夷天下之至險、大才亦然、積中不敗、所以有攸往无咎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胡雲峰曰九二宰相任重之事、九三諸侯朝享之事、皆不言吉、皆臣識之當然也。亨禮之盛者必如九三有剛正之德、乃能當之。在小人則有不供包茅、不修朝貢者矣。安足當此。潘雪松述曰：人臣而居高位爲公公者、道德全備之稱、公則能以所有之盛爲天子之盛、蕃育

人民爲王之屏翰豐殖貨待王之徵輸小人無德而居此往往私其所有不知公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象又曰害也覩富強而驕盈恃盛大而滋橫患斯及之程傳所謂是小人大有則爲害又大有爲小人之害也害與元交害之害同 陸庸成曰初九無交害小人則有交有交則有害矣

程敬承曰玩本義六五虛中下賢則三之用亨分明以此剛正之德輸之於王所謂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是也小人當大有之時徒侈豐亨豫大之說以獻諛云耳故曰弗克弗克則害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皙也

潘雪松述曰王註四剛履謙專心奉上諸陽並進治極物豐其盛且多皆五之有也已何有焉有匪其彭之象如是乃可以无咎矣匪其彭自是臣子定分如此非獨遇柔順之君當然亦非爲求免疑忌之故經繹曰臣之作福作威玉食也其必有大之心焉而烏知非其有也四柔抑抑大明不惑有德有善汝才汝賢匪其彭也一歸諸天康國佐王巨勞崇勛匪其彭也一歸諸君非天非君疇與領此於我何有而以自詡唯然又何咎矣抑微明天人之極灼義命之微者不及此曰明辨皙也

吳因之曰君尊臣卑之分盈虛消息之理人人都曉得只是自家才望日隆勳猷日著不覺心滿便把這一段見解迷昧了明辨皙者當局不迷按明辨二字連加一皙字是形容其明辨之深處四居離之初能明見於初故爲辨皙諸理齋曰三剛正不私其有故持以効之君四處柔不居其有故解使去已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潘雪松述曰六五大有之君離明而晦之以陰虛中而執之以柔心忱下賢而諸陽皆爲其孚也誠信所結不

約而自堅有厥孚交如之象柔德居尊疑於无威而五
文明之德下應乾剛厥孚既交德威自著有威如之象
此其所以吉也當大有之時而上无威嚴則玩愒易生
處羣剛之間而獨用柔順則主威不振自古虛已任賢
之君往往以優游不斷致積弱故必威如而後可以言
吉 經繹曰五文明之主不言明言孚言威王不自用
其明也亦以柔不足者開之 按虛已應二是厥孚上
下五陽歸之則五與上下交孚矣王註云不私於物物
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陸庸成曰人臣有交則私
故害大君有交則虛故孚威如是遇惡揚善斷然行之

而不牽於情是德威也威不足以言之故曰如

程敬承曰孚交德交也交不足以言之故亦曰如方伯雨曰大有之世君以柔中臣以克艱君有交如臣无交害始得共享大有之福不然凶咎至矣

吳因之曰志字正與同人卦同天下之志志字同皆指本心之發見真懇處而言原是人人所同具只有埋沒與發見不同而其埋沒其發見彼又不得自主惟顧上之能觸發與否耳游讓溪曰司馬溫公之論君道也曰仁曰明曰武厥孚交如仁矣大有之世人情徇於安肆瀆慢易生故必威如而後吉纔上下玩易則无畏備

也故太之用馮河是也若漢武帝則又武而不足於乎者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他卦至上多不應五以五不可乘也惟大有稱上下應故上亦應五趙汝楳曰九陽也在五之上爲天之象五以下諸爻下應也爲人助之五以上一爻上應也爲天祐之天祐人助宜六五吉无不利斯其所以爲大有歟程敬承曰履信思順尚賢之義六五備矣上九下從六五是六五之道皆其道也至於上之應五則天人交助五陽之有皆其有矣又何往而不利乎又曰大有至上

九極矣有極易盈而能下從六五是其高而不亢滿而不溢聖人特於此發有大不盈之意非獨賢上九也又非以六五爲賢而下從之爲尚賢也或曰此賢字卽外比於賢之賢非在下之賢人也亦可

吳因之曰大有之勢皆天所爲獨於此言天祐何也當大有未極天運自宜隆盛不見祐助處今至上九正天運將衰之候了幸格天有道而天以其祐德之心易其必然之運宜衰而不衰宜亂而不亂故獨舉天心以明之

程敬承曰六五剛健文明應天時行至上九而天祐之

惟應天故得天也不然天下未有處其極而不害者也
陸庸成曰大有上九不見致福之由而福集焉其合臣
之无咎君道之吉而爲言者乎故大傳以此爲六爻之
全德而象詞亦曰大有上吉明事關全卦非止上爻也
唐凝菴曰比以剛中不免後夫之凶此以柔中乃得上
九之吉何也坎離之異也坎之上猶是爲險之人離之
上終有相麗之義且比乃創業天下猶未盡歸大有自
是守成則上下无有不應之時矣 楊誠齋曰八卦乾
爲尊六十四卦泰爲盛然乾之上九悔於亢泰之上六
吝於亂盛治備福孰若大有者乎

孫質菴曰大有之世六爻皆賢五以威信而治有上以信順而持盈二之倚重三之獻納輔有而共致其隆初之无害四之匪彭處有而不過其則爻辭皆善豈不猗與盛哉

震三三坤上 豫三三坤下

陸廣成曰謙爲德之柄而豫爲滅德之階故謙爻極著謙之效而豫爻極著豫之戒然豫由謙來故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謙見於豫之順而豫言順動者四蓋有旨哉

謙亨君子有終

潘雪松述曰象旨虞翻曰君子爲三艮終萬物有久於其道之象鄭玄曰山體高今在地下其於人道高能下下謙之象也謙者自貶損以下人惟艮之堅固坤之厚順乃能終之故君子之人有終也 又曰謙爲美德由中而得惟君子能焉謙爲令終逾久而通惟君子有焉君子者卑已下人自安於挹損而并人已兩忘一江河之能納歸之下而終无溢亢也讓功讓能自處於不競而并讓名不有一太虛之能含歛之而无終靡盈虧也功愈高心愈下頌膚有几几之安德彌盛禮彌恭旣耄猶抑抑之戒君子之有終也 陸庸成曰謙之亨也惟

君子能有其終昧道盲觀近知道者考終于其終觀之天下之必亨者未有不歸于謙者矣程子曰他卦皆有悔凶咎唯謙卦未嘗有他卦卦有待而亨唯謙則便亨程敬承曰有終分明承上卦有字說來謂有而能謙故終保其有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約說曰艮以一陽而下交天道下濟也艮有光明之象故艮之彖曰其道光明坤在上卑而上行也傳曰天

之道以其氣下際故能化育萬物其道光明濟當爲際下際謂下交也地之道以其處卑所以其氣上行交于天皆以卑降而亨也章氏曰艮陽在內坤陰在外天道垂光下濟而地氣順之上行陽降陰升品物露生此謙之所以亨也

程敬承曰天之光明能下故也地之上行能後故也大都我能下則人孰上之我能後則人孰先之

汝楙曰天主氣陰陽代謝盛者衰衰者盛天之虧益也地主形山有時而隕水无有不下地之變流也鬼瞰高明神與正直驕則人叛不伐者不爭人鬼之福害好惡

亦莫不然陽在上本尊三位賤故卑謙尊而光艮有光也卑而不可踰艮之光明出乎陰之上也是君子之終也

按天道四者非有心如是皆自然而然故皆曰道鬼神不言道天地間皆鬼神也或曰盈謙以分限言耳非謂消長升沉也

陸庸成曰謙者君子進德無窮之柄也如登艮山企而愈高如行坤地循而愈遠故爲光爲不可踰乃是愈歛則愈光愈下則愈不可踰進而無已孰限量之若曰謙爲保守之術失其旨矣 紫溪曰謙與盈相反盈者必

虧必變不能保其終君子之終便如造化成始成終一般蘇子瞻曰不於其終觀之則爭而得謙而失者蓋有之矣惟相要於究極然後知謙之必勝也洪覺山曰乾坤以純陰純陽之體亢悔不可爲終而謙則有終者一陽止于坤下不盡乾坤之用其用无窮也故曰六十四卦惟謙最美夫子之于彖辭惟謙最詳或問謙之爲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尚之朱子曰太極中本无物若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厚齋馮氏曰一陽五陰之卦其立象也一陽在上下者爲利復象陽氣之消長也在中者爲師比象衆之所歸

也。至于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故以其自上退處于下，為謙自下奮出于上，為豫。

象曰：地中有山。

謙

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程敬承曰：人惟挾一自多之意，則積多成亢，積亢成爭，而人心因以不平，爭不已則攻，攻不已則亂，而世道亦因以不平。君子裒多益寡，而稱物以平，其施平者，平心平氣之謂，非如釋氏之平等二本不情也。水不波則水平，情不畸則情平，平情以施，則施之各當，而天下平矣。平字道理最大，平也者，君子所持以一人心，世道者也。洪覺山曰：謙以平己之情，故能平物之情。觀裒多益寡，而謙之為中德可知矣。紫溪曰：裒是全然損盡，益是

只管崇起損得上人之心盡便渾是下人之心便謂之
平稱物平施從自己心上平非從物上平也稱有低昂
無低昂心稱有輕重無輕重心歸於平焉耳 陸斗南
曰多寡皆就一人施而言稱物平施稱以已稱物之宜
而平其施也此語極有斟酌殷士望曰君子有終終于
平也 王慕蓼曰君子取有餘以益不足以善同人則
賢 不肖平矣以位下人則貴賤平矣謙者內止而外
順此平施之道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潘雪松述曰荀爽曰初最下爲謙二陰承陽亦爲謙故

曰謙謙二陰一陽成體故曰君子彭山曰用者用此爻之義以涉大川也涉川不可以爭先爭先則急於進而
有患以至謙之道涉川則无所云而可安也六而居下
非利涉之才故不言利而言用耳吉以心安言

象曰自牧卑損之至血氣自平內心自寧如牧養者使
之不暴而時馴擾之之謂質卿曰卑地道也謙謙卑法
地虛懷抑志以自養其性靈自有利用安身之妙也

程敬承曰人之驕心客氣最易發而難御非重自抑損
不能降之使馴故須用牧物之法以養之曰卑以自牧
養德之地未有不基於至卑者也 蘇子瞻曰謙之道

可用以涉牧也者養之以待用也亦通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潘雪松述曰二柔正位處下體之中其謙也根諸心得之性薦以不掩暢於聲音發於詞旨爲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爲貞且吉者有爲得貞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乃中正所自得非勉爲之故不覺發之於外耳經繹曰微中心得而誠將能鳴乎夫謙何可以聲音笑貌爲乎朱子曰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蓋謙而不貞則近於邪佞也上六之鳴却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

則失謙本意。蓋謙本不要人知。況在人之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未得。蘇氏曰：鳴以言其和於三貞，以見其出於誠也。中孚鶴鳴，子和象曰：中心願也。與此同。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胡仲虎曰：乾之三，以君子稱；坤之三，以有終言。謙之三，兼乾坤之占辭。蓋所謂勞者，即乾之終日乾乾者是也。而謙則又坤之含章也。薛溫其曰：居上下之際，接兩體焉。非勞不可，亦乾乾之義也。潘雪松述曰：成天下之功，非剛明之才不能也。六謙德也，而三則以九居之，故有勞而能謙。周公當上下歸服之時，明保冲人，勤勞王。

家整齊百工吐握下士可謂勞謙彭山曰此謂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德之可久者故曰有終

程敬承曰天地鬼神惟其損盈以益虛故妙造化不窮之用如其盈也寧得以盈終耶此可思君子有終之義孔疏萬民服也什所以勞謙之義以上下羣陰象萬民皆來歸服非服其勞服其勞而能謙也

程敬承曰萬民服人道好謙之公心也非僅僅不敢與爭功能已也若然則君子豈第以功名終者哉服與不服正相反益五必征而後服而三則无不服也故謙惟三有終唐凝菴曰爲馮爲行師征伐皆有不得終於

謙者矣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違則也

王註處三之上而用謙焉則是自上下下之象也承五而用謙順則是上行之道也盡乎奉上下下之道故无不利 胡雲峰曰四多懼之地下乘功臣非利也上近於君非利也今上下皆謙四又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此所以无不利也无不利之時人每易以自安况四以柔乘剛无功而在功臣之上危地也愈當撝布其謙以示其不自安之意可也 徐魯齋曰九三勞謙本无見忌之隙其在於四自當如此 潘雪松曰四何以能无不

利撝謙。艮止之上而加之以厚。坤順之下而居之以柔。得謙內外二體之全者。四也。唐凝菴曰。下濟上行。非有二則天下之道中焉止矣。下濟者所以抑尊之過而就乎中。上行者所以振卑之不及而企乎中。中乃謙之則也。四當卑而上行之初。以陰居陰。柔順而得正。其曰撝謙於中道。豈有違焉。

潘雪松述曰。初自收以下人。三致恭以存位。六四无不利。撝謙。蓋謙德既成。謙光彌著。自然几几。自然抑抑。自然休休有容。故不違則也。則者人之道也。平施之準也。楊止菴曰。五之重於三者。以其勞。四之尊於三者。以其

位位不勝勞故有自然之則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不富中虛也六五柔中虛體不恃富厚所以能得人心之從彼其在上能謙正於不富見得不富故能用其鄰不富而能用鄰則謙之至也謙而爲人所與何事不可爲者用之以侵伐亦无不利陸氏曰以謙順而侵伐所伐皆驕逆也故曰利用侵伐 唐凝菴曰六五陰柔而當地道之卑必无抗激之弊惟懼其委靡不振耳以侵伐行之適中其則矣又師之爲道无過於行險而順六

五以坤順爲謙則知其侵伐必不得已而行之者焉得

不利乎陸庸成曰五有天下之富而无富天下之心

故曰不富言不以天下驕也臣隣皆樂爲之以樂爲不

富者以也侵伐以征不服當萬民皆服而有不服者非

以力服人也誠出於謙雖侵伐亦不爭之天故无不利

也彭山曰謙冲之主亦不廢計叛之例柔而能剛是謂得中所以无不利程傳征不服也征其文德謙

異不能服者中道謙過其則者不用威武何以平治

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過其則者王介甫曰得尊位

而无應故有征不服之詞揚止菴曰以師代國乃謙

所必有之事不得已而用之蓋亦所以成謙也纂言曰

非求勝也使彼能正即已矣故曰征者往正其罪王者

有征无戰故曰征不服所謂征謙德不服者豈求勝哉

張氏曰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

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侵凌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

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觀此乃知謙五利用侵伐之義舜之格有苗文王之降崇皆用謙德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謙極有聞是鳴謙也謙而有聞人所樂與雖用之行師亦无不利征邑國還是與之之詞語意謂雖是才力不足亦可以征邑國而利也蓋觀五爻詞不富以其鄰則聖人論謙原未嘗以才力言志未得是惜詞非短詞也蘇子瞻曰其爲鳴一也六二自得於心而上六志未得也以其所居非安於謙者也貌謙而實不至則所服者

寡矣。故雖有邑國而猶叛之。夫實雖不足而名在於謙則叛者不利。叛者不利則征者利矣。胡雲峰曰：初曰用涉大川吉。五曰利用侵伐。上曰利用行師。歷言夫謙之功用非特可以處常用之亦可以濟變。非特可以致萬民之服用之亦可以征不服。

楊止菴曰：凡天下之交爭不平。惟多者多寡者寡不得其稱。所以有爭。爭必征伐而後已也。能以寡者裒多者益之。則衆物无有彼多此寡之疑。而各得其稱。則各得其平。舉衆皆平而无有於爭。亦无有于侵伐。舉世皆所謂順理樂天者。天下皆謙矣。先儒曰：卦之盛治備福。

莫若大有而順理樂天莫若謙謙尤最於大有

總論蘇紫溪曰謙之一卦下三爻則皆吉而无凶上三爻則皆利而无害爲君利也爲臣亦利也處常吉也卽處變而涉川亦吉也无事利也卽有事而侵伐亦利也此豈有他哉吉凶利害生乎人情者也人之情位高則相傾才高則相忌功高則相軋而淺衷狹量之人位高則易陵才高則易忽功高則易恣以易陵易忽易恣之心而應以相傾相忌相軋之迹何怪乎吉凶利害日相尋於无窮也古之君子視王公卿相若布衣然視智名勇功若愚鈍然人有所疑於我而我无所加於人故潛

消其相傾相忌相軋之意於粥粥啾啾之中虞書陳謨
推轂不矜幽風致頌式歌赤烏至於征苗振旅而謙受
益一言尤諄諄焉噫聖人之意見矣 又曰謙與豫之
交其理欲之幾損益之介乎謙冲挹損德之基也驕奢
淫佚德之廢也韋布猶然況侯王君公哉故鳴謙則吉
撝謙則利鳴豫則凶盱豫則悔聖人之戒嚴矣

豫 三三 坤下
震上

質卿曰人心得意而欣乍合而喜宴樂而歡娛皆一人
之私情不名爲豫卦坤震相合雷出地上陽氣和暢衆
心皆豫故以豫名卦汝吉曰彖通全體以所樂樂人公

物之道也。无不利矣。爻止一節，以所樂樂身，私己之欲也。故凶悔咎且疾焉。吉一而已，可懼也夫。

豫利建侯行師

章氏曰：豫，坤順震動，順在動之先也。惟震動於坤之上，故利建侯。以主萬民，惟坤順於震之下，故利行師。以動大衆，斯二者，非人心之豫順和樂不能也。

按：坤下震上，爲豫地以靜鎮，建侯也。雷以威動，行師也。約說曰：屯有震无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謙有坤无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豫合震坤成體，故兼言之。

彖曰：豫剛應而忘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

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程傳曰剛應謂四爲羣陰所應剛得衆應也志行爲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爲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爲動而衆順所以豫也吳因之曰說了豫順以動就該貼上建侯行師聖人因見得順動道理大不獨感動人心便有感動天地意思在故言天地如之建侯行師在人事因爲大者然以天地觀之又其小者矣順動動字不但動之禮樂刑政卽獨知萌動皆是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已先有順底根原

了所以能合三才而一之。上下文順動皆然。經釋曰天地萬物一體也。同人渾然與人同體也。故不見有人而大大有公其身於天地萬物也。故不見有我而謙唯然則心和氣和形和而豫豫和樂也。樂則天天則神。故天地如之。此體信達順之道。陸庸成曰天地如之不是指三光六符之效。只是與天地合其德。天地亦如我而不違耳。

汝吉曰夫順動天地之道也。以運日月而行四時。溫涼燠寒之節應焉。萬物太和矣。聖人之順動亦天地之順動也。以同民心而出治道。省刑慎罰之政成焉。萬民太

和矣日月過而四時乖刑罰繁而民風衰將能豫乎故
豫順之道大也楊止菴曰諸儒曰震在地上後天圖
位此居日月行度所始震爲春爲四時所始故以順動
象豫曰日月四時惟日月不過故四時不忒若日月之
行度過卽四時忒矣順動故不過不過故不忒取象甚
明項氏玩辭曰豫隨姤旅若淺事而有深意曰時義
大矣哉欲人之思之也坎之險難睽之乖異蹇之跋涉
皆非美事有時或用之故曰時之大矣哉欲人之別之
也願大過解革皆大事大變故曰時大矣哉欲人之謹
之也朱子曰豫之時義言豫之時底道理須合天地

聖人說方是大不可分講。蘇子瞻曰：卦未有非時者也。時未有无義亦未有无用者也。苟當其時有義有用焉，往而不爲大，故曰時義。又曰：時用又直曰時者，皆適遇其及之而已。從而爲之說，則過矣。如必求其說，則凡不言此者，皆當求所以不言之故。无乃不勝異說而厭棄之歟！且非獨此見天地之情者，四利見大人者，五其餘同者，不可勝數也。又可盡以爲異於它卦而曲爲之

說歟

陸庸成曰：人知豫之時，而不知豫之時義，故嘆其大。其義也，使人於豫之時，思其義，則天地聖人之順動只

此義而已豈不大哉因是推之凡彖傳之稱大有三體或止嘆時如大過之時大矣哉之例是也或嘆時并用如險之時用大矣哉之例是也夫卦各有時時各有用亦各有義止言時者因所值之時或逢治世或遇亂時出處存亡此道豈小用者因時之用也經權常變全在幹旋斟酌推移作用甚廣義者蘊于時之中可思而得不可指而示也已然而有未必然未然而有必然得意豈常住之鄉失意豈終墮之地恢弘妙理非可浪猜故用廣而顯也義深而微也所見之卦則餘可推矣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考

潘雪松述曰趙汝楫曰雷陽氣漸萌地中順時而動則出地奮震也冬令雖謝春陽未融及二月震雷聲發則寒洎渙釋品物无不和暢故爲豫程傳先王觀雷出地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宣崇盛德其殷盛至于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殷薦樂亦以殷薦爲極盛又曰雷出地奮蓋天地自然之氣所以發萬物之生意者在是和之至也先王作樂一則象其出地之聲一則取其和豫之義記曰樂行而德尊樂以和心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欲消躁釋而德登于熙明

夫豫德之和也。豫而怠德之隳也。作樂以振德，使天機動盪鼓舞而不倦，所謂崇德也。而後可以薦上帝，歆祖考。洪覺山曰：先王作樂，朝聘祭祀各有所用。然至於祭上帝，配祖考，備物盡文，則其樂之猶盛者。如大司樂圜丘之奏樂，極九變是也。故曰：殷薦郊祀，后稷以配天，配以祖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以考也。經釋曰：雷天氣出地奮而豫，故聖人作樂以應天神，和焉。澤地形下天下而履，故聖人制禮以配地，上下辨矣。出奮者性故，樂由中出以彌性。上下者形故，禮自外作以制形。樂由陽來，雷地天地之交也。故調和諧合而樂。

與禮自陰作天澤天地之判也故高下散殊而禮制履本於素素禮之質也故著誠去僞爲其經豫止于介介生之靜也故窮本知變爲其情樂至无怨禮至不爭則刑罰清民志定而天下化成故易禮樂之大宗也然禮其體已故履先豫後噫不達於性命而欲以制禮樂者末已 吳因之曰聖人制禮何常法天澤作樂何嘗法雷震但以其相似故云聖人從不曾有一件要比擬天地所以无一件不相似 陸庸成曰夫建侯行師刑清民服作樂崇薦只是一和和由順生不順動而求豫舉念便碍矣姚承菴曰崇德薦配中總是感格天地祖考

之心以和洽四方億兆之心所以爲豫

蔡子木曰豫之世君多以柔廢事大臣多以勢自專士多以慕富貴變生平所守故五之貞疾以戒人君之廢四之勿疑朋盍簪以戒大臣之專初之鳴豫二之介石三之盱豫上之冥豫以戒士之慕富貴者苟君能惕厲大臣能用賢士能守節行何豫不可久乎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潘雪松述曰象旨初陰柔居豫初失位不正志安夫豫又有震由豫權臣之應震爲善鳴而初和之故爲鳴豫之象蓋不勝其有矣其凶以盈滿也初非窮地故以志

表之或曰初纔得志便滿極非可久者故凶也。洪覺山曰豫卦以震四爲主故六爻之吉凶取四也初六在下本无大失然以其應四也以小人之才憑籍寵貴意得志極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其凶宜矣噫豫與謙對豫之初卽謙之上也善必積而後鳴惡不待積而已不可制于其初人心之動可不慎乎

吳因之曰六爻言不溺于豫便是順動的道理要看得一貫。所謂溺於豫不必十分沉溺只略有些念頭割不盡似有似无就落荆棘路數了。邵子云寶鏡造形難隱髮鬢不迎刃豈容絲絲髮猶存卽此是溺人鬼關頭也。

只爭得這些子。故介石便是誠意。便是謹獨。

六二介於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潘雪松述曰：六二以陰居陰，居中得正，當豫之時，初與四比，惟二以中正自守，无所附麗，有介於石之象。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已之先見立起而圖之，有不終日之象。夫豫之溺人，非汨沒而不知也，以不能定之於始耳。平居之豫，其介于石，臨事之豫，不俟終日是謂得正而吉。洪覺山曰：介有中義，有貞義，有幾義，中正靜固，明動幾先，以不流于上下之交，靜極而陽生也。程敬承曰：凡物兩間爲介，所以分也。二介於初三之

間故謂之介憂悔吝者正在乎此惟二以坤順之中正而審其介理欲之辨判焉如石之不可轉是至定之精神所以能先事而覺也夫天下憂樂相倚安危相伏其幾最微覺之稍遲則凶害及焉二見之速不待終竟一日如所謂善不善必先知者是處豫之正道吉道也孔疏知幾事之初始明禍福之所生去惡修善守正得吉也揚止菴曰三畫之卦初日早二日中三日終故三爻爲終日與乾九三終日同二在下體中不待至三終日而悔象不終日

孔疏六二居中守正順不苟從豫不違中故不須待其

一日終守貞吉也。汪咸池曰：緣他處利害之外，所以能燭利害之中。吳因之曰：六二介石之守，要說得細，本是在個中，却不着一念，不染一絲，空空洞洞，靜亦定，動亦定。這便是聖人主靜立極地位了。

曰：不終日，亦不是靜中另生出一番靈明，蓋人心之初本自虛靈，本自覺慧，只爲紛紛擾擾，沉溺太重，把本來的面目却障蔽了，所以不能先覺，所以不能識凡事之幾微，唯安靜而堅確，无分毫障蔽，依然本來面目如鏡，未蒙塵，水未着垢，可燭鬚眉，可分妍媸，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是也。要之不終日，卽是知幾，不曰知幾而

必曰不終日。此是形容介石之妙。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盱張目而望也。朱子曰：此如人趨附勢以得富貴而自以爲樂者也。小人附勢只是仰面看人，故曰盱。四非正應求豫而辱，是以有悔也。六三雖柔其位則陽，猶有能悔意，然而悔貴速也。悔之遲則必有悔矣。陰體遲疑不能早決，故又曰遲有悔。此以知見幾在於素定而悔過在震也。聖人望人遷善之心，緊要在一遲字。本義速悔字乃悔悟之悔，與爻不同。胡雲峰曰：盱豫與介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中正與不中正故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潘雪松述曰王註處豫之時居動之始獨體陽爻衆陰所從莫不由之以得其豫故曰猶豫大有得也夫不信於物物亦疑焉故勿疑則朋盍簪虞翻曰由自從也震體乘下順而動動而衆順故大有得盍合也坤爲盍盍聚會也坤以衆順故朋盍簪象旨大有得者一剛之得五柔朋盍簪者五柔之合一剛五陰朋聚我以一陽貫之於中如括髮橫簪而有朋盍簪之象汝吉曰以其豫豫天下以其由豫者公天下而不疑也朋其來乎如簪

斯合也疑則間間則阻而否塞隨之豈有豫哉陰雖衆附非我族類故以勿疑開之 又曰爻本豫主而乘應皆邪二獨貞貞者難致邪者易昵昵者聚而難致者望一而不至夫惟開誠布公者不以樂已而附不以守貞而違權在已應在人而無已私之與焉則吾朋其有不同者乎

志大行者剛應而無他爻以分其權也以其樂與人同存心於天下之所爲也金汝白曰五之貞疾四實爲之於四取其志大行也於五傷其乘剛可以定功罪矣六五貞疾恒不處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處中未亾

也

傳曰人君致危亾之道非一而豫爲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強迫者四本无失故於四言大臣任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已之義各據爻以取義也蒙亦以陰居尊童蒙而資之於人宜也耽豫而失之於人危亾之道也故蒙相應則倚任者也豫相逼則失權者也又上下之心專歸於四也 或云六五陰柔當豫之時上下耽於逸樂以天下之事天下之才盡付九四大臣而漠不省此貞疾之証也然四雖剛強猶在下也五雖陰柔猶在上也君臣之名位未亾

此恒不歿之証也。楊止菴曰：恒卽恒卦之恒，五陽位居尊在上體之中，衆柔順五陽位爲恒，故雖爲陽剛所逼，猶存五位未亾也。得中未必其有中德，乃五中處尊是也。一說：恒猶言恒心，人一身皆歿，心不歿則不歿。六五疾隣歿而中未亾，是猶以一脉君道維其存而不歿者也。故曰：恒不歿。蘇子瞻曰：卦有三豫，二貞二與，五皆貞者也。貞者不志於利，故皆不得以豫名之。其貞同，其所以爲貞者異，故二得吉，五以得疾也。三豫者皆內喪其守而外求豫者也。故小者悔吝，大者凶。六五之貞，雖以爲疾，而其中之所守者未亾，則恒至於不歿。君

子是以知貞之可恃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潘雪松述曰象旨上以陰柔居豫極迷而忘返五柔同豫如結成之象然極則必變且震動之終不容不改故冥豫雖成又爲有渝之象理齋曰冥者陰柔渝者動體也渝以補過震无咎也何可長者自其不渝言之也

程敬承曰豫彖意重順爻則重震蓋坤柔而震動也震體乘下順而動動而衆順四所以大有得丑疾矣而恒不疚此心猶有動機也上冥矣而成有渝動極故能補過也 胡仲虎曰卦辭只一豫字而爻之言豫者不同

初六上六逸豫也六二幾先之豫也六三之遲猶豫也九四和豫也六五之疾弗豫也卦辭主九四曰剛應而志行是以德言至於爻辭則九四以勢位言六三以其有勢位之可慕故上視之以爲豫初六以其勢位可以爲強援故應之以爲豫且不勝其豫而以自鳴

紀聞曰初鳴豫卽斷之以凶甚於初者所以遏其惡上冥豫則開之以无咎恕於終者所以啟其善冥暗也與升上六之冥同一陽上於坤之下故謙之三有不伐之美一陽動於坤之上故豫之四有近逼之嫌比五剛君故比者吉而後者凶豫四強臣故宗者吝而介者吉鳴

謙則吉。鳴豫則凶。謙可鳴。豫不可鳴也。又曰：易者言變易也。渝安貞，官有渝，成有渝，无弗得善。蓋善用易也。成有渝，所謂彼將惡而美，終以晚蓋者也。成有渝，變之於其終，官有渝，變之於其始。上之渝可以介於石矣。初之渝可以繫丈夫矣。

程敬承總論曰：世道不可不豫。人心不可有豫。世道之豫和豫也。人心之豫逸豫也。九四由豫，非以天下之豫爲豫者乎。故豫卦以四一陽爲主。初之鳴以應四也。三之盱以比四也。五之疾以乘四也。獨六二與四无係，故能定理欲之介，而豫識禍福之幾。至上六則冥而成矣。

成猶可渝。以震體能動而渝也。聖人於三之悔則欲其速於上之渝則幸其改。所以出人於人心之危者何如矣。

隨

三三

震下

蠱

三三

巽下

艮上

陸庸成曰剛來而下柔此動彼悅故爲隨剛上而柔下下巽上止故爲蠱隨備元亨利貞四德而貞爲要故曰大亨貞又亦首貞吉焉蠱止云元亨利而不言貞且又又云不可貞而貞字不更見焉何耶隨无故也無故而動悅則必言貞以防之蠱則飭也當飭而巽止則聖人最欲激之使幹不復言貞以阻之

吳因之曰此卦以初九九五兩爻爲主初二三隨朋友四臣隨君五君隨臣上泛言五倫之相隨隨人之道正與孚盡之矣其始也當擇而後隨不可不正其既也當以心相隨不可不孚觀初二三見從正之義觀四五上見孚誠之義

隨元亨利貞无咎

按卦變剛來下柔卦德此動彼說皆是物來隨已者本義已能隨物二句只是一項言已能致物之隨而物自隨我也既爲人所隨可以大亨而非貞固易有咎也况動而悅易失於不正其何能无咎不正則隨中有事而

蠱患生矣

潘雪松述曰隨以隨動陰悅爲義苟爽曰震陽動而兌陰說故大通動爻得正故利貞陽降陰升嫌於有咎動而得正故无咎孔疏无咎者有此四德乃无咎以苟相從涉於朋黨故必須四德乃无咎也

孔疏凡卦有四德者或其卦當

時之義卽有四德如乾坤屯臨无妄此五卦之時卽能四德備具其隨卦以惡相隨則不可也有此四德乃无咎无此四德則有咎也與前五卦其義稍別其革卦已曰乃孚有四德若不巳日乃孚則无四德與乾坤屯臨无妄隨其義又別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按剛來下柔重下柔二字象旨剛柔震剛而兌說也陽上陰下者體也今震陽下於兌柔若自上而來故稱來內辭也王逢曰上能下下下之所以隨上貴能下賤賤之所以隨貴隨之義剛下柔也震陽動而兌陰說是在我足以致人之隨而物自隨之也隨之所由名也悅字要重不悅決不肯隨

潘雪松述曰道本惡隨隨必詭正卦以隨名通人情達世變不主故常易於溺情徇俗以適其私易於有咎此隨之所以難也故必元亨利貞乃得无咎而天下隨時吳因之曰隨元亨據其所隨處行无不通此已是貞已

是無咎了。若不貞則朋從爾思隨而不廣。利盡則踈勢去則散。隨而不久。隨之以力不隨之以心。且不成箇隨。又安得元亨。彖傳曰大亨貞無咎而天下隨時。惟貞然後爲天下所隨。可見隨以貞而成。不貞便不成隨了。

貞者隨之時義也。隨一正而天下皆從其時義。豈不大矣哉。嘆其大明不可不貞也。程傳曰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爲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贖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劉伯子曰夫无我而後能无係。无係而後能隨。係已私隨天德也。隨之三陰皆係以爲隨者也。學不能无我而妄意於隨。

其能出於係者吾見亦罕矣隆山李氏曰咸隨二卦皆
男下女者也咸少女陽壯可以制陰而陰自隨之故謂之
隨君子體陽剛之德以立斯世要當使我能轉物而物
自隨我不可使物得以轉我而我反隨物也或曰夫子
以隨時二字釋大亨貞最妙亨者隨時變通貞者時之
所在卽理所在也洪覺山曰隨可時不可係非大亨貞
何以免於係卦言貞而又言无咎者隨之時易咎也
程敬承曰不曰隨之而曰隨時似覺於隨時之義有着
落但本義不協姑存之以備參考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丘建安曰雷陽聲也發聲於春夏其動也收聲於秋冬其靜也澤中有雷其秋冬之時乎君子體天行事故動與雷俱出而靜與雷俱入如雷出地奮豫以之作樂崇德雷在天上大壯以之非禮弗履天下雷行无妄以之對時育物皆法雷之動也如雷在地中復以之閉關息旅澤中有雷隨以之嚮晦宴息皆法雷之靜也或曰周公坐以待旦孔子終夜不寢果嚮晦入宴息之義乎曰此言君子隨時之義彼則聖人救時拯世之心也洪覺山曰澤隨雷動而云澤中有雷隨何也陽氣潛伏所

以養其動也。是故君子法之以嚮晦入宴息。道固不必求之深遠。順其時而宴息焉。道在是矣。是故向靜坐而澄澗也。向下位而獨善也。向亂邦而不居也。向時詘而舉之不敢贏也。皆宴息之類也。陸庸成曰。兌正秋也。雷収其聲之時也。雷入于澤爲隨。入于地爲復。嚮晦以當一日之運。故君子法之以宴息。養一日之陽。待一日之用也。冬至以當一歲之運。故先王法之以居靜。養一歲之陽。待一歲之用也。一身之夜氣培于息。天地之元氣培于閑。周宴曰。爻取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息。動息不違乎時。此隨時之義。所以爲大。

程敬承曰嚮晦宴息乃所以養也。澄其心於何思何慮。調其氣於勿助勿忘。此止體也。卽生機也。勿謂宴息之精神與自強不息有二也。又曰雷取震之動。澤取兌之說。君子體澤雷之象。歸休於寧定之境。恬養於閑適之天。而於其中潛蓄惕勵進修之意。是靜以藏動。而動伏於靜。怡然惺然。正合卦象之義。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初爲隨之主。故稱官。非以偏主當官。偏主意已藏在內。有主之心。非廓然无主之心矣。故曰渝然。惟主於從正。

不主於從邪則雖有主而不失爲所主之公雖渝何害
故曰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程傳曰人心所從多所親
愛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
而交則有功也陸庸成曰人心本廓然何宇宙之人
不歸胞與而隨則心失其官矣心失其官不獨初也凡
有隨者皆有渝而初其始也聖人曰當隨之時不能无
隨矣亦顧隨時之義何如耳能不入于情利之私雖隨
亦貞也貞則惟賢惟德以爲羣則一出門皆有功之交
何失之有

程敬承曰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亦曰出門其初剛

得正均也初前二陰偶門均也惟初剛得正故心无所係而能出門以交交於上而孚以道交於下而孚以嘉交於丈夫而孚以貞交於神明而孚以至誠率是也凡比昵而交者多失正出門交有功何失之有雖有渝亦不害矣 吳因之曰同人卦惟君子貞然後爲同人于野此爻惟出門然後爲貞貞之量原廣濶若有所私昵隘而不廣只此私心便是不正故必出門而交然後爲貞然後得吉可以有功夫所謂私者不必溺於親愛然後爲私如有勝心客氣而不能相下亦私也泥先入之見而不能洒然一空以察人之善亦私也因微瑕而棄

白璧亦私也。忽芻蕘之善而不採，亦私也。友善未充其量而遽自足，亦私也。或以近故略之，或以遠故遺之，亦私也。此類皆非出門交之義。又曰：官有渝三字，正是聖人慎重之詞。言這隨非小可，連心體都變換一番過了。如之何而可安隨乎？故必貞。云、云、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傳曰：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爲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唐凝菴曰：二五正應，二不應五而隨初，此亦初之所稱渝也。以近而隨，故隨初而至。於係係則有所專屬，自然不能兼與矣。焉得不失丈夫。

乎弗能兼與爲昵小失大者戒也楊氏曰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剛有以自立而柔不足以自立也

吳因之曰六二爻詞雖不係其凶咎然爻中特用小子丈夫四字正以見從違之失宜也要把這四字看得重吳一源曰邪正弗能兼與狗邪斯失正也二之中正非倍正者也柔或昵近故嚴其戒使知擇之不早從之不專卽欲從正而不可得也洪覺山曰兼與者大人之事也然則二之德其不可爲中正乎曰以隨之時而乘震陽之動故或失之王伯厚曰里克之中立鄧析之兩

可終於邪而已故隨之六二曰弗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潘雪松述曰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迫於四故係於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上者上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彭山曰四陽當任而三從之以柔隨剛以昏隨明隨有求得凡有所求皆得也然四非正應又有所係而已非正大之情故不言吉而戒以居貞居者弗隨之義也洪覺山曰

謂之利居貞何也。三之不中，有係心焉。其從則是，其係則非。其得則是，其求則非。求之不已，而患得患失之心生焉。是功名富貴之心累之也。得者得於四也。胡雲峰曰：事有得必有失，失於此必有得於彼。六二失丈夫，失其所不可失也。故不言得六三失小子而言有求得，失其所當失也。失乃所以爲得也。吳因之曰：三之質地亦無以過於二，幸其地位偶近四而遠初，故因爲從。違實非真見四之爲君子而當親，初之爲小人而當遠也。似此相隨，恐不免資其勢而利其有故，有居貞之戒。若自己陽剛，其取其舍灼然不眩，便斷不爲邪媚聖人。

何必防範他弗兼與是邪正不兩立志舍下是遠近不
兩立 又曰四陽當權用事而已隨之豈不隨有求得
乎但我既得依附正人須在世味塵埃之外超然有一
段意氣相期名節相許道德相尚功業相讓的景象方
始無負這一番機會而吾亦不爲正士之所羞賢人君
子之所誚若以隨有求得之故而遂妄有所求徒籍以
供一身之欲成一己之貪則雖得附于有道之門墻竟
亦何益且賢人君子之相與豈宜有此等俗氣此等惡
態以重斯文之玷斷斷乎清修之節不可不勵而邪媚
之干不可不重戒乎

質卿曰民爲同胞物爲吾與卽小子亦當有包涵成就之義乃可若志在舍下便非一體之道卽小子何賴焉其原在係心一有所係便偏着如何得不舍下

楊止菴曰先儒謂剛能自立爲隨而柔不能自立爲係遂以爲係不可有抑知柔係剛以自立在柔宜然惟以柔係柔則過於委靡故柔係剛可有也以柔而係柔不可有也爻詞所謂係則柔係剛者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潘雪松述曰彭山曰九四以陽剛當有爲之任得陰之從有獲之象隨以陰從陽爲正故陽剛在四亦得爲貞但位不中又在說體隨而說之以爲已獲疑於睽矣四

多凶近也。況有植黨自私之嫌哉。故貞凶質卿曰斯地也。斯時也。惟有孚可以感人。惟在道可以持已。孚以感人。則覲覲之心息。道以持已。則朋比之念消。此非苟且以遷就事機者所能。以其明也。如此則隨者不厭其多。獲者不傷其正。夫何咎也。非明難矣哉。郭白雲曰。六三隨有求得。隨人而有得也。九四隨有獲。以得人之隨爲獲也。潘雪松述曰。陽剛中實有孚也。以陽居陰剛柔不偏在道也。有孚在道。乃爲臣者家常茶飯。此處只不改其常耳。處危疑之地。惟有孚。故能在道。大有匪其彭。可謂在道矣。須從有孚上來。此惟剛明之人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故能如此故曰以明何咎。吳因之
曰大抵人臣處功名之際多不克終只坐一昏字蓋權
勢迷人自不得不昏也。若於此處卓有定見不爲目前
權勢遮蔽君豈至于殺其臣臣豈至于殺其身故爻象
聖人特提出明字爲處盛之著鑑云。

程傳曰爲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于君
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故凶。袁梅巖曰其義凶者有
凶之理而未必凶也處得其道如下所云則无咎矣。
游讓溪曰隨之九四居寵思危大有九四處滿思謙其
明同矣故能開誠履道而不至於凶咎也由豫者致豫

於民由願者致養於下義與感滿不同聖人猶爲之戒
蓋爲臣不易如此建安丘比曰豫之有得猶隨之有獲
但豫柔君在上四之志可以行故戒在君而五貞疾隨
剛君在上非四之所可犯故戒在臣而四貞凶然則處
豫隨九四大臣之位者柰何曰勿疑有孚在道而已矣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位正中也

蔡虛齋曰人之相信必是同德不然雖曰相信終是免
強或始信而終疑孚于嘉是同德相信知之深任之專
君臣肝膽相照無毫髮之疑惑也言謂上下交而德業
成也 潘雪松述曰配曰嘉偶昏曰嘉禮言陰陽相得

也隨之世皆急於求合故陰爻皆有係四陽貞而凶惟
五陽不苟隨而隨出於孚配合禮嘉其吉爲何如 王
伯厚曰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
人者亂之機兌之九五曰孚于剝有厲

程敬承曰六二係小子者也五何以與之孚而稱嘉六
二德本中正昵近其迹耳負俗之累賢臣不免在明主
捐其形迹什其猜嫌而一心相信則嘉會成矣是故无
所污而有所疑上九所以睽孤有所係而无所疑九五
所以孚嘉不言隨而言孚者五爲隨主君不下隨臣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

也

擇隨在初、固隨在終、上居隨極、亦處說終、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有拘係之乃從維之之象、蓋柔順之至、無以爲喻、若有以拘而係之者、喻之不足、若又從而繫之、維之者是、雖逃之有不脫、辭之有不聽、況可得間而離之乎、此其隨之之誠、雖用亨于西山神且隨之而格、則人之隨可知、上窮窮字作好字面看、與往吝窮字不同、言其居隨之終、誠意固結之極也、唐凝菴曰、比隨之上六、俱當比隨之窮、何以不得比而得隨乎、比貴先而隨以近也、

姚承菴曰下三爻曰交曰係教以隨之正上三爻曰孚曰係教以隨之誠總之則彖辭之所謂貞也

總論丘建安曰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六爻以陰隨陽者言則上之陽可隨而下之陽不可隨此三隨四所以有得上隨五所以用亨而二隨初所以有係小子之失以陽得陰之隨者言則五君位當爲人所隨四臣位不當爲人所隨此四得陰之隨所以貞凶五得陰之隨所以貞吉隨之不可苟也如此 蔡虛齋曰隨道有終始見於初上隨道有邪正見於二三有以臣隨君之道而言者九四是也 有以君隨臣之道而言者九五

是也。合而觀之，隨之義備矣。

蠱

三三 巽上 艮下

蘇東坡曰：器久不用則蟲生之爲蠱，久久宴弱而疾生之謂蠱。天下久安無爲而弊生之謂蠱。潘雪松述曰：易道不重在發明成蠱之由，惟重治蠱之道。終始相承，則爻中所謂父母與子之象，亦有着落，不必各爻另尋父母之象。蘇子曰：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明父養其疾，至子而發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傳曰：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旣蠱而治之，亦事。

也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
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齊時
之艱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
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究其所以然則知
救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
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
也後之治蠱者不明此戒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世而
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 吳因之曰先甲三日
新也以今之新易昔之舊把向日蠱壞渾身滌蕩振刷
過了且其所謂滌蕩振刷者又極其慎重詳審周悉萬全

略不疎漏以致後弊復生之端要之後甲三日亦是足
上先甲三日意蓋恐自新者激於意氣喜於紛更少萬
全之長策故言此以防之蓋示其所爲自新者如此看
先甲三日何等樣振作何等樣持重 洪覺山曰甲者
十干之首言始事也言始事而乃於巽者巽爲物始治
天下始家故蠱爻言父母也

潘雪松述曰質卿曰蠱從蟲從皿物必腐而後蟲生之
蠱叢而物斯蠱矣人必怠也而後弊生之弊積而世斯
蠱矣卦象巽止合體而爲蠱蓋積漸使然也夫蠱亂徵
也亦治機也有因无事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世誠

蠱矣則起弊維風從此可振改絃易轍從此可行塞而大通理有必然故爲元亨蠱而元亨夫時也乘天時而效治道人功也及此時而疏淪整剔俾前之積蠱拔其根株而无遺其芥蒂如涉大川乃爲利焉 蔡汝棹曰蠱者亂之將傾君子慮豐之盈不慮蠱之壞天道人心向於有事可以慮始矣故天時爲元亨人事爲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此乃所以涉大川而圖元亨者也 邵國賢曰治蠱曰蠱猶治亂曰亂治荒曰荒故蠱爲有事也涉大川非獨勇往直是酌其深淺度其廣狹身入險中以求必濟小心惕厲之極也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朱子曰此是言致蠱之由大抵資質柔巽之人遇事便不能做无奮迅之意所以事遂至於蠱壞了蠱只是事之壞者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交下卑巽而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只是巽順便止了更无所施爲趙德壯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

道理

雲峯胡氏曰凡卦德當分內外先後如隨則我先動而彼說歸妹則先說而後動歸妹之凶與隨反蠱則內卑

巽而外，苟止漸則內靜止而外卑。巽漸之吉，又與蠱反。蘇子瞻曰：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事故曰巽而止。

蠱

吳因之曰：剛上而柔下，不專屬君臣；天下人才，只是剛柔二種。剛者須賴柔以裁其激，柔者須賴剛以作其懦。二者相交相接，如房杜之謀斷相資，然後可以維持天下。今剛者亢然自高，鄙柔者之不足與有爲，而不交於柔以求濟；柔者倪然自卑，安於剛者之不吾與，而亦不交於剛以求濟。二者判隔不相爲用，則激者无所於裁，懦者无所於作，各任其偏，同於僨事而天下日壞矣。本義：良陽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上下便是不交剛上。

柔下、巽而止、非蠱也。乃所以致蠱也。馬氏曰：治蠱之道，其止也當矯之以奮發其巽也；當矯之以剛果。陸庸成曰：人之情畏其媮，蠱與巽一也。巽之所以不爲蠱者，有九五以主之也。故蠱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而巽之。五曰：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按舊說，彖辭從天道說，向人事上去；象傳從人事說，向天道上。去夏官明曰：不然，聖人言人不言天。彖辭曰：元亨，隨著利涉，先甲後甲之辭，教人着力去治蠱，不可復事乎？因仍彖傳釋元亨，隨申有事天行之語，教人上際去承天，不可自失其機會。此皆責人治蠱之辭，非言天。

言人之說。按元亨未便是已。治言蠱而至於元亨的
時候則亂有復治之象矣。象是景象猶言模樣也。其曰
治蠱至於元亨者蓋亂極復治雖天運之自然然未有
恬然付蠱於不治自得元亨者且曰治蠱又曰至於可
見蠱下卽繼以元亨者亦要其始終而言耳非是蠱已
治而元亨了方去涉大川以有事而自新之於始丁寧
之于後也。洪覺山曰利涉大川所以治也不言往有功
而言有事者治蠱之道貴於勇往有爲以濟其險故六
爻之用貴剛也。易述曰利涉大川涉字最有力須如
救焚拯溺危難艱險迴避不得爻說幹字便是涉大川

之意此非有剛果之資如何做得 又曰蠱者極壞也
惟極壞然後有事是從空另做一番故曰先甲三日若
將衰未衰時用些維持挽回之術只是因仍舊貫補緝
其間非有事之謂處大壞極弊田地乃旋乾轉坤之日
豈修廢舉墜之日惟其重新整頓自我作古之事所以
最難下手多有革弊之人能及一時極重之勢不旋踵
而難端不發于此卽發于彼方稱蠱蠱又復來此係慮
淺謀近坐狼疾人之病故有後甲三日之戒 吳一源
曰蠱極而當治也猶日之終于癸而復始于甲也終則
始者天之行慎始慮終者人之事研于未治之先而審

于已治之後至再至三深謀遠慮乘天運以興治盡人
事以成天庶其可治乎夫勇往之志決而先後之慮周
無畏難無忽易大善之道也 吳因之曰先甲後甲雖
云人事然終則有始理勢自然就是天意也正要如此
做只爲天不能自做而特假手于人。要之人做便是天
做人事之所在。即天運之所在。人事之外豈復有天。故
曰天行。此即指人事爲天。見不盡人事便是違天。如此
說更覺好。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潘雪松述曰張獻翼曰小畜之風在天上觀之風在地

上渙之風在水上亾所阻也故曰行山下之風旋轉於
內而已亾能達也故曰有山下有風風遇山而止則木
氣不能宣暢而中敗壞蠱之象也語曰蠱從內生是也
程敬承曰風在山下象民風也風頹於下而振作鼓舞
之權在上故曰振民振則頹者起矣而已德未成作新
无本德而曰育涵養以要其成也匪徒一奮勵而輒止
者大抵世道之蠱由民風壞也民風之壞由已德壞也
故振民育德非二事其爲治蠱之道一也 周宴曰振
民者所以起其卑巽之疾育德者所以化其苟止之病
洪覺山曰程子引左氏傳曰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

於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是爲有事之象故云蠱者事也振民育德事之大者天下之事不作則潰者不立作之不以其道則入者不深天下壞亂治體既隳人心潰矣故必導德齊禮鼓舞振作而後民德可育也是故蠱萬物者風也震萬物者亦風也撼於風者山也止乎風以養育萬物者亦山也在君子施之而已矣隆山李氏曰易中育德多取於山蒙亦曰果行育德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潘雪松述曰蠱以漸積在初尚易爲力初最下爲內卦
之主子象以陰居陽以柔行剛幹蠱象克體父志不襲
其弊爲父補過是爲有子而考得无咎當事之首是以
危也能堪其事故終吉汝吉曰父子一體也考卽父之
稱也曰父之蠱明无得諉爾蠱者以權濟初巽主稱隱
以行權故善之而質柔故戒之厲焉 質卿曰人子能
幹父蠱方稱爲有子不然與无子同有子考始得无咎
不然未免有咎也此人子始事可以无憾然幹蠱終非
易事少涉意氣少不詳慎動成愆尤故厲終吉

敬仲曰意承考者初六有柔順象不得已而幹父之蠱

其意未嘗不順承也其意則承其事則不可得而承矣
承其事則蠱弊終不盡除乃所以彰父之惡也故有孝
子不明其義一於順承因仍蠱弊殊爲失義 張希獻
曰不承其事而承其意此善繼父之志者也孝子之于
父不失其忠愛之意而已 項氏曰初六有幹蠱之志
九二有內幹之才九三有外幹之才大抵蠱下三爻皆
能幹者以其異體主於行事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幹母之蠱尤難幹父者必於承家當
事之時而幹母則承歡慈闈之日也王註居於內中宜

幹母事婦人之性難以全明宜屈已剛既幹且順故曰不可貞 林希元曰五以陰柔居尊位委任九二有母之象不可貞本以剛承柔來凡剛多有所違拂而柔必有所不堪故非不可正也不可固執以爲正也傳曰母在而以剛行之矯拂傷恩所害大矣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與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 蘇氏曰陰性安无事而惡有爲是以爲蠱之深者歸之母而幹之尤難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非九二其孰能任之二以陽居陰有剛之實而无用剛之迹可以免矣象曰得中道也可見柔行與入乃爲幹母之中道也質卿曰得中

道則所幹者皆慈祥愷悌之發一念不已之真情非徒爲其事之當而已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按九三居下之上才位皆剛能幹父蠱者也洪覺山曰三剛不中本爲有悔然當治蠱之時以剛爲本而又在巽體之中得位之正可免於咎而夫子加之以一咎字曰終无咎者謂雖過剛終是无咎喜其德得剛之體也汝吉曰終无咎果之也果之使忠臣孝子之心得精一自信焉

蘇子瞻曰九三之德與二无以異也特不知所以用之

二用之以陰而三用之以陽故小有悔而无大咎 姚
承菴曰論到周旋无虧處則過剛不中不无小小之悔
故周公亦摘其微疵論到勇力擔當處則任事不惑終
是克家之子故孔子併略其細過 按當蠱之時聖人
最喜人能幹故略其失而深與之此與王臣蹇蹇終无
尤也一例蓋聖人於蹇言終无尤所以作天下之忠於
蠱言終无咎所以作天下之孝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潘雪松述曰彭山曰陰柔得正但非強幹之才其體艮
止亦非進而飭蠱者寬以居之而已故爲裕父之蠱之

象此非有不正之德縱蠱使之日深也然蠱豈優游无
爲者之所能持乎由此而往以止自安見吝必矣言裕
爲蠱之害如此象曰往未得也未得所以見吝初曰幹
蠱所患不在不能患其太過耳故曰厲二曰不可貞三
曰小有悔四曰裕蠱所患不在不審患其不果耳故曰
見吝曰未得使之反裕而爲幹也 毛瀘川曰三之銳
失之過故悔四之緩失之不及故吝必不得已寧爲悔
毋爲吝 朱晦翁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
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无事然却
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欲盡

去小人却未免有悔其他諸公欲且寬裕无事目前雖
遮掩拖延得過後却憂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潘雪松述曰五陽剛得中之位可以有爲六柔居之體
和履中承應皆陽柔以剛濟不貞不裕能幹父之蠱也
嗣君以成就先德爲孝故曰用譽榮之譽道也傳稱天子孝

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終始成就榮其祖考也可
以明六五幹父用譽之旨 又曰幹蠱貴剛柔相濟二
五正應剛柔合德幹不違中以成元亨之治恢弘舊業
掩飾前過而美譽施於其父曰用譽象曰承以德也傳

曰任剛明之賢可以善繼而成令譽也其德在臣其譽在君也 卜子夏曰柔非能幹蠱也事必有主之者也則任賢正六五所以爲幹蠱者非以用譽爲用賢也程敬承曰初當治蠱之始故爲厲而曰以意承權之用也五享治蠱之成故爲譽而曰以德承中之用也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王敬美曰蠱物壞而有事也諸爻皆汲汲幹事至六五用譽矣從此何加惟有求之事外耳而上陽剛足以當之故不事而又曰其事明以无事爲事也其事何事也聖賢之道也吾身之德義也苟不任王侯之事又不事

吾身之事而徒嘒嘒然曰吾不事焉若人者何足稱乎
楊廷秀曰上九之不事其君有三當天下蠱壞之時君
子皆有振而飾之之心今也有初六九二九三以幹之
又有六四以裕之又又有六五之君秉羣賢之幹裕者而
用之則上九不必爲上九之與九二九三其德同其位
殊則上九不得爲若夫天下大壞盡羣賢之力依陰柔
之主萬一不振一木獨能支傾厦乎則上九不可爲然
則上九之不事王侯非志也時也非自以爲高也人高
尚其事也 唐凝庵曰居艮山之上是以高爲尚也志
可則豈徒以其高尚可則哉天下事惟當可則止不當

過求幹蠱而至於用譽幹之道至矣盡矣不可復有過求矣止得其止故以其不事事之志爲可則也凡卦上皆在事外然亦有得有失惟蠱則適當其道矣

程敬承曰志何以可則也曰高尚則志不狃於卑巽高尚曰其事則志不安於苟止是亦可以救蠱之壞故可則也七何事尚志卽其事上九何志高尚其事卽其志非有二也 胡氏曰初六言意上九言志意柔而志剛也 趙汝柟曰上九在蠱之終事之蠹壞者至六五而幹之畢矣蠱未亨則視國事猶家事蠱旣亨則致國事而高自事蘇氏曰見蠱之漸也則涉川以救之及其成

則不事王侯以遠之蠱之成也良醫不治君子不事事
由趙說則功成身退之事由蘇說則陋巷簞瓢之事皆
所謂以無事爲事也不事而曰其事蓋與往有事者同
用矣 張雨若曰蠱之時不患無事功之人第事功習
勝人多苟且以投機會此風不息將復壞而爲蠱天上
之不事高尚欲以此預救其壞也故聖人以爲志可則
寧獨清風高節足以廉頑起懦哉昌黎希文二篇皆識
此意 雲峰胡氏曰初至五皆以蠱言言父子上九以
不事王侯言言君臣子之於父不可自諉於事外君臣
以義合王侯之事君子有不事者矣是故君子之出處

在事之中、盡力以幹焉、行異之權而不爲汙、在事之外、潔身以退焉、係良之止而不爲辟、

蘇紫溪曰、卦以幹蠱象涉川、爻言幹蠱必剛柔中、過剛則急治而失之貞、過柔則緩而不治、失之裕、君虛中以任賢得中、以濟世、二五相應、蠱所以不終于蠱也、古今稱幹蠱者、无如周宣王考其時、則顯允方叔、孝友張仲、其承德弘矣、鴻鴈安集、車攻飾武、不貞不裕、其化理中矣、彼其先甲後甲之攻、載之詩者、迄今可考鏡也、漢之元成、宋之元和、天下之蠱日深、而漢臣則優游靡斷、泄泄然惟裕蠱之安、宋臣則矯枉過正、又不免爲幹蠱之

悔天下事從此日非矣。雖然寧爲幹之悔，無爲祿之吝。此又當事者所當權衡也。

臨 三 坤上 觀 三 三 坤下 巽上

陸庸成曰：臨觀二卦俱以二陽爲義。自二陽初進而臨于地，故爲臨。及二陽進極而爲天下觀，故爲觀。此皆扶陽之卦也。臨之六爻吉居其四，而無咎者二，可謂慕盛矣。觀之卦爻並不言凶，然亦不言吉，止五上爲無咎者。臨以勢言，而維之者在我；觀以德言，而人之望難塞也。臨之六爻俱言臨，觀之六爻俱言觀。

王註此剛長之卦也。剛勝則柔危矣。柔有其德，乃得免。

咎故此一卦陰爻雖美莫過无咎也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

趙汝楨曰一陽之復雖已亨而陽尚微至二陽則九二居臣位之正可以出臨羣陰其爲亨也視復爲大於時陰猶盛陽之臨之利得其正然至於八月則二陽浸消而有凶矣有凶必不凶而凶在其中也有厲不必厲而厲在其中也有悔不必悔而悔在其中也 凌逼于陰者君子進則小人自退非君子真逼他去也元亨利貞須切臨說重利貞邊貞卽悅順剛中有應意八月謂自臨至遯凡八爻也如七日來復之例曰元亨以勢幸之

也曰利貞以理防之也曰八月有凶以消長之時惕之也易爲君子謀亦深切矣 胡雲峰曰方臨之時卽懼其爲遯何也曰遯者去也剛浸而長君子之朋來固可喜陰浸而長君子之易去尤可憂長有消之幾來有去之幾不可不戒也陽長至二未過乎中卽爲之戒戒貴乎早也 潘雪松述曰臨蒞也傳言之大也陽大陰小一陽復尚微浸長至二陽四陰順之而往也可大已臨也十二月之卦也臨且泰而元元始而亨而利而貞六陽純乾天道成焉大終矣而反之姤之遯之觀四陰浸消二陽則臨之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於八月有凶

洪覺山曰八月者觀卦酉月也觀於臨爲反對也二陽至觀四陰逼之轉而爲剝爲坤其消不久故消凶不在剝而在觀也觀者臨之體來者往之幾聖人見八月之幾於臨焉故豫言之未中而戒識之早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進齋徐氏曰浸漸也陰符經天地之道浸亦用此義言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二陽浸長以上臨乎衆陰是謂以大臨小上臨下也臨何以元亨利貞也易述曰內允爲說則二陽之進也爲不逼外坤爲順順則四陰之

從也爲不逆剛當浸長過則爲邪而二爲剛中則陽德
方亨而不過柔正用事權在於五而五爲正應則剛柔
合德而有爲此臨之大亨以正是乃天之道也猶无妄
所謂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陸庸成曰剛曰浸長浸長
之義取地中有澤也二陽居兌之下其進也得之滋潤
之后自有勃發之機故云浸而長又卽曰說而順者見
其進之不躁也又曰剛中而應見其進之不苟也此元
亨利貞所由係歟元亨利貞惟乾爲然故曰天之道天
道爲陽爲君子寧有君子而不以天自處乎旣以天道
自處便當知有長必有消亦天道之固然使不以貞維

之凶立至矣。八月有凶，非歷數八爻之謂，凡日陽象也。月陰象也。八少陰之數也。七少陽之數也。故言陰來之期曰八月，言陽來之期曰七日。

汝楙曰：消不久之義，專以二陽之消息為主，以臨與觀反也。臨爲二陽之長，觀爲二陽之消，少進一位卽爲剝。而陽之消不久矣。當臨之時，人皆喜陽剛之漸長，而聖人於斯際已垂浸消之戒，視剝復否泰，言消長於二卦者，其憂深思慮爲尤切。浸長者原始有凶者，要終言當制於未亂也。

程敬承曰：陽長曰浸，語漸也。而消則曰不久，抑何速歟。

斯亦可危矣。汝吉曰：明於勝復之運者，當時撫幾功成，不尸毋亟疾以迫之庶夫。吳因之曰：元亨利貞是言目下雖盛，却不可不貞。八月有凶，是言後日將衰，益見其不可不貞。述曰：自一陽以至六陽，惟乾稱元亨大壯，與夫不言亨，復與泰亨不言元，乃臨獨元亨何也？天下之勢惟方興爲最盛，臨之浸長方興之勢也。蓋盛莫盛於臨，故曰元可憂亦莫切於臨，故曰有凶。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

潘雪松述曰：澤上有地，澤之所以恃有隄防安靜而不至于潰溢四出者，地之博厚无垠也。君子之於民亦然。

臨之以勢勢有盡也臨之以教教无窮也教思无窮
肫无已之意澤之深也包容之保育之以莫麗民而无
疆无疆者坤德也厚之至也此大德臨民之道君子所
以法澤地之象者三代之民不忘先王之澤三代之下
一决則橫流矣蔡虛齋曰教思謂其一改教育成就人
的意思想保是愛而保之也

程敬承曰地中之澤自然之澤澤无時而窮其所容亦
无限容保二字一申說必容得方保得師象地水臨象
澤地皆取容民之義容乃所以畜所以保也而師象臨
民異旨則水險而澤涵

文思亦澤地自然次第

不必強爲先後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潘雪松述曰剛長爲臨咸者臨之體也一陽初復在下有應於四心无私係徧感羣陰以至公而感大順臨民之道也故曰咸臨所居者正所感而應者皆正故曰貞吉象曰志行正也志陽剛有爲之志蓋必進而上行矣卦以二陽臨四陰陽雖長而陰猶盛非協力不足以勝故初二皆曰咸臨章氏曰三陽在下爲交泰天地之氣相通也二陽在下爲咸臨陰陽之氣相感也質卿曰只是志行正便自心相感通故爲咸臨若意在感人卽

屬有心如何成咸 約說曰咸普偏之義其道廣大公
普无所偏比道之正也故曰貞吉 洪覺山曰臨下之
道貴公貴大貴慎貴厚得是數者斯得吉矣咸者皆也
大公之謂猶之復之朋也當陰之盛其勢未艾二陽方
將同心並進以求大行於天下非以爲私志在於行正
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潘雪松述曰二陽浸長與五正應其志得行故爲咸臨
吉无不利四陰在上猶盛二陽自下臨之初以正二以
中皆以至公徧感羣陰而得其大順曰咸臨咸无心之

感也感也而忘其感臨也而忘其臨故吉无不利是以象曰未順命也坤有順德而卦則在上陽自下進至三陽開泰則陰无不順今尚在二未順命也九二感臨不强其順而徐俟其自順无迫促以勝之之意焉此以德臨人之象也其吉无不利以此 蘇氏曰二陽在下方長而未盛也四陰在上雖危而尚强也九二以方長之陽而臨衆陰陰負其强而未順命從而攻之陰則危矣而陽不能无損故九二以感臨之而後吉陽得其欲而陰免於害故无不利 張文饒曰臨之初二皆曰感臨有感象也感之用在允之說也履之九五曰夬履有夬

象也。夬與履乾兌相易之卦也。二剛得中，不惟陳義甚正，又調停得極妥而勢上進，光暈比初又甚盛，故不特曰吉，又曰无不利。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长也。

潘雪松述曰：二陽臨四陰，以大臨小，主德言也。四陰臨二陽，以上臨下，主位言也。三陰柔不中，正臨浸長之剛，兌口柔說，故爲甘臨之象。善柔之性則然也。虞翻曰：失位乘陽，无應，故无攸利。趙汝楳曰：剛長之世，非甘言諂佞之所利也。以位陽而比剛德，故能憂。既憂之，則變其

甘說之意而順陽剛之正咎可免矣憂與甘正相反曰
甘臨位不當也陽剛當位乃可臨人今以六居三在下
之上是處不當位也既憂之可以補過咎亦不長項氏
曰六三以甘媚臨而无攸利見二陽之難說既憂之无
咎見二陽之易事 洪覺山曰三以不當之位居說之
終以陰柔媚悅之道臨人者也二賢在下不爲所悅且
將進而逼之以不得行其私是以不免於憂也唐疑庵
曰兌之六三承乾則急於履五承坤則急於臨 位之
不當其失如此張雨若曰如此之人而聖人許以咎不
長欲其速憂耳

程敬承曰君子臨小人以威而小人承君子以甘甘媚
易投聖人深爲君子危之故曰无攸利又曰憂之无咎
沮小人以无媚君子且誘之反正也此非徒爲小人計
正以爲君子謀耳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潘雪松述曰四處下體之上陰柔得正而應於陽剛之
初居正位而親下賢誠意切至相感通也故爲至臨之
象剛勝則柔危柔能順剛乃得无咎 程傳居近君之
位爲得其任以陰處四爲得其正與初相應爲下賢所
以雖在多凶之地而无咎蓋由位之當也夫以六居四

正也處其正而止曰位當何也彖傳歸大亨以正於剛中故予陰以正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潘雪松述曰趙氏曰夫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是曰知臨六本柔闇承比皆陰而稱知臨以應二也二感臨君德臨之權在焉五尊位柔順居中委而聽之无一毫自用之私爲知臨也大君臨制萬國職惟親賢今舍親比而任正應濟柔以剛握中以運已不勞而天下之治成此大君之宜吉之道也傳曰人君以一人之身治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

爲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
雖不自任其知其知大矣乃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
蘇云甘臨者滑稽而易親咸臨者悃悃而難合舍甘臨
而親咸臨五之所以爲知也不自用而任人就是知臨
知臨就是大君之宜相承而言

孫質庵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不自用而任人
便是理之正當處故曰中用賢就是中中就是宜

項氏曰臨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慮後世必有以苛察
爲知者矣故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言知在知人使
中正之賢得行其道不在徧知也如家人上九曰威如

吉慮後世必以刻下爲威者矣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威在自畏不在威人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朱子曰敦臨是積累至極處有敦薦之義爾雅高堆曰敦坤上畫地最高處曰敦又坤艮皆土有增高象皆於終見之 孔疏敦厚也上六處坤之上敦厚而爲臨志在助賢以敦爲德故云敦臨吉

程敬承曰臨而厚合之至臨知臨而道愈篤治愈隆矣又何咎象曰志在内也孔疏在上卦之極志意恒在於内之二陽意在助賢故得吉也時說以敦臨之臨爲臨

民內亦指民言也可 洪覺山曰臨之爲道不嫌於厚而六以居上之尊遠下二陽高而能下非厚德能之乎唐凝庵曰復五以去陽之遠而敦復臨上之去二陽猶復五之去初也故亦能敦臨陽德向長之時上之順應若此然非初二說之正何以能乎此象之所謂大亨以正也 張氏曰允終爲悅甘臨者小人之事良終爲厚敦臨者君子之德 金賁亨曰咸臨王道也以至誠感物而不期應所謂无心之感也甘臨伯道也以私恩悅人而非正也四與初應大臣之親賢故曰至臨五與二應明君之任賢故曰知臨君臣協心王道已成上六敦

臨夫亦敦篤其咸臨者而已故曰志在內也內指內卦
二陽 吳因之曰初九九二卦之所以爲臨者故皆曰
咸其上四陰皆受陽之臨者故曰甘曰至曰敦皆有順
承而无逆命之辭在二陽則可以徧臨四陰在四陰則
不可不委順二陽此六爻大旨但要說得含蓄不露耳
周用齋云勢在陽則示以陽制陰之道勢在陰則示以
陰從陽之理最得旨 蘇紫溪曰上下之以分相臨也
入矣然以一人臨天下者其勢常難以天下臨天下者
其勢常易是故爲君者不能獨臨也而委之賢宰相故
以智臨稱焉爲相者不能獨臨也而委之賢有司執事

故以至臨稱焉。咸臨者用而君子長矣。甘臨者去而小人消矣。夫以司牧者有人。司教者有人。敦臨之治。可以安然垂衣而享之矣。

觀

三三 坤下
巽上

程傳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爲羣下所觀、仰觀之義也。在諸爻、則惟取觀見、隨時爲義也。王註觀之爲義、以所見爲美者也。故以近尊而爲尚、遠之爲吝。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潘雪松述曰：卦以五陽觀示坤民，故爲觀。王註王道之可觀者，莫盛於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於盥也。祭未

有不薦者但觀之取義以誠敬在未有事之先故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不待有事而大君觀示之義萬民觀感之意具象中矣有孚謂五顒若君德有威容貌詩曰顒顒卬卬君德之謂也仲虎曰此獨就觀示上發盥而不薦之義以象二陽在上无爲而化祭必先盥盥者未用事之時祭則薦而用事聖人至德之化如將祭而盥不待見于用事孚信在中已顒然可仰也觀法莫此爲親切質卿曰觀是无爲之妙纔涉有爲便不是觀

陸庸成曰上示下瞻之謂觀便有政教之施聖人恐人認作發見粗迹故特擢不薦顒若淵微玄穆處示人以

觀之精也。觀者顯也。不薦顯若。不顯也。顯而不顯者。神道也。有孚。具于盥。顯若。寓于不薦。總是薦恭。不顯意。蒙引以八字俱在觀之一字內甚妙。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顯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潘雪松述曰：天下惟陽爲大。爲上。九五一陽在上。爲下。四陰所觀。故曰大觀。其德順而不逆。巽而不忤。又以陽剛處中正。中則不過。正則不偏。以此居尊。所以能觀天下。順巽兩卦之德也。順爲之本。巽以出之。順者順人心。

之所同，異則不强人之必從，爲柔服羣陰之道。曰：中曰正，則羣陰之取衷也。王註：觀盥而不薦，有孚頤若，下觀而化也。統說觀之爲道，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觀感化物者也。神則无形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吳澂曰：常人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身設教，則有形迹。聖人之設教，非有聲音，非有形迹，不設而設，不教而教。天下一觀感之餘，其應捷如影響，應其所感，亦如四時之應乎天，而无有差忒也。蓋所存者神，故所過者化也。

程敬承曰：大觀在上，謂一人在上，爲天下觀也。中正則

其所以爲觀者。通章全重此一句。順矣與中正德非有二也。順則不假作爲。矣則不露形迹。此皆渾然在中。不可見者。中與正。卽此不可見者。隱隱躍躍。示人於聲臭之表耳。我何意於觀民。民何意於觀我。神道設教。我與天下共遊順。矣之中。以默成中正之化。觀道也。卽天道也。故謂之神。陸庸成曰。神道設教。卽中正以觀天下。內剔出神字。以見大觀之原耳。吳因之曰。觀示絕不是所可見之示。下觀不是觀看之觀。都不着形迹。不落聲臭。天人之至妙。至妙者盡於此矣。盥而不薦。有孚頤。若只是觀字註解。將祭而盥。盥而尚未祭。這時節。胸中

是甚麼境界。凜然肅然。一毫妄念雜意。也自容着不得。爲觀者須常是這樣光景。不論內外動靜。而精神之愈斂愈神。愈收愈潔。无一息不似盥而未薦之時。則其孚信在中。而顯然可仰矣。文王不顯亦臨。无斁亦保。无然畔援。无然欣羨。此真所謂不薦之孚也。故模寫得如此親切。曰中正。曰神道設教。純是示。示以意。曰化。曰服。純是仰。仰以意。化者漸運默移之謂。服者心安意肯之謂。順巽。說他性情。其合下資稟質地如此。中正則養之德順。不是順於理。心下常是和平安妥。无躁動決裂之狀。巽不是入於理。其心隱約收斂。沉而不浮。潛而不露。

之意所以養得到中正田地便是盥而不薦之意思无
別觀天之神兩神字粘着觀示說天以四時不忒觀天
下聖人以心之中正觀天下設教就是爲觀其觀示處
不露形迹聲臭故曰神聖人以神道設教猶言聖人設
教皆神道耳

程敬承曰大觀在上有盥而不薦之意此其精誠所灌
輸而羣黎已偏爲爾德矣故曰下觀而化化而只一觀
示間上安所着意言下安所庸知識兩精相喻神焉而
已故觀天之神道可以得聖人之神道 朱子曰觀天
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

道亦是說他有教人自然觀感處。易因曰夫曰觀則聲臭俱无，一如其天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焉，觀者自以爲神，而何教之可設，何化之可服乎，无教可設，故曰神道設教，无化可服，故曰神道而天下服。唐凝庵曰：上之教卽大觀，下之服卽下觀而已。程竹山曰：天道聖人其化育皆无迹者也，无迹故神然，其所以爲觀則皆中正焉爾矣。陰陽動靜各止其所，民彝物則久，愜人情，天也，聖人也，皆此中正也。吳因之曰：此節須看本義，所以二字不曰觀而曰所以爲觀，極有意。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潘雪松述曰風行地上遍觸萬類周觀之象先王於地風得省方觀民設教之道民有方方有俗俗有風移風易俗在因民而設之教汝吉曰風奢教儉風儉教禮風淫教貞利末教義風僣以戾教之尚賢崇齒陳禮播樂使俗移而不知教之所設從民風劑焉則以大觀在上風之起自身者微而教易行矣理齋曰設教者教之以中正也所以爲觀也。歐陽永叔曰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於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或曰順民先王之所難歟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潘雪松述曰觀者觀九五也五陽剛中正之君惟近之乃見其光初陰柔在下去五最遠如童子之觀不能遠見也小人謂下民初民位下民之觀於上趣順而已其爲童觀不足爲咎在君子則大人在上而失利見之會可羞吝矣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甚言非君子所宜有也 陸庸成曰五以大觀在上童觀者但見其小不見其大闕觀者但見其似不見其真 洪覺山曰初六在下去五遠矣以陰位陽爲童童穉之見不離乎陰所見者日用飲食與愚夫愚婦之事而已其夫婦飲食之

理不知也知者君子之事也

六二闕觀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潘雪松述曰二以陰柔之小在內雖與五爲應而隔於三四猶在門而闕門外以闕爲觀所見者狹也居內處中寡所鑒見體柔履順不能大觀故曰利女貞婦人之道也 湛源明曰小人童觀不足責矣以君子之人得大君之應不能明見九五陽剛中正之道但覘視朝美一斑於形似之粗如女子之闕觀也丈夫而效女子之見不亦醜乎 胡雲峰曰初二皆陰故皆有幼穉象初位陽故爲童二位陰故爲女童觀是茫然无所見小人

日用而不知也。闕觀是所見者小而不見全體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知也。占曰利女貞則非大丈夫之所爲可知已。張陽和曰初以小人勵君子二以女子激丈夫皆可出而不出故醜也。范希文作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丈夫之自期當如此。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潘雪松述曰初居下不能上進二位柔不能大觀六三可進矣故示之觀我生以爲進退象。六三居下之上而近於巽雜卦傳曰巽爲進退故六三自觀其生以審所學非內心自復不能識我生非本體常惺不能觀我。

生使不觀也。自是。不能量已。豈能應人。吳因之曰。士君子所行未通。而急於求進。總之不能觀光。竟何益哉。故聖人於六三。欲其自審。此爻雖不言觀光。總在觀光處立脚。楊誠齋曰。三五皆觀我生。六三察已以從人。九五察人以脩已。辭同而德異。六三似漆雕開。

程敬承曰。初象童三象女。吝與醜有愧我生多矣。六三位陽居下之上。進而觀光。其雅志也。而曰觀我生者。何恐以漫不可用世之身。自有機會。故觀我所爲。爲進退。蓋欲密自檢省。以善其進。云耳。倘其未也。三肯忽然以退終耶。

易述曰象曰未失道道觀之道也童觀闕觀胥失之矣
三觀我生以定所履進退自審未至失道也程清溪曰
道者生之理也觀我生觀我所生之理爲如何而進退
也 吳因之曰上有大觀在上之主周公說一退字似
阻天下觀光之志故象以未失道明之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傳

曰觀莫明於近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大觀之主也
四切近之故曰觀國之光觀見五之盛德光輝也不指
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於一身乎
夫聖明在上凡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于朝輔戴之以

康濟天下是王者之賓也。四既觀見九五之光，故利用賓于王，利四之利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

程敬承曰：國之光，初二未能觀，三未及觀，獨六四最近而觀焉。四有君子之道，丈夫之樂，可以進而輔大觀之主矣。故宜作賓王家，受知遇而展生平，庶不虛此觀光之會也。胡雲峰曰：國之光，卽九五所謂我生者也。特五之自觀，則曰生方出於我者也。自四觀五，則曰光已達於國者也。敬仲曰：六四之進，乃觀國之光輝而進。九五賢明中正在尊位，上九亦陽明在賓師之位，國多

賢聖有道之光象曰尚賓也者明其國貴尚賓賢可以進也國有道必尊賢禮士又以明士不可苟賤必有禮賓之道而後可進若自苟賤則何以行其道重已所以重道也唐凝庵曰爻曰利用則作賓在四象曰尚賓則尊尚在五

九五觀我生君孚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程敬承曰易因曰下之觀五者以天而五之所觀者卽我下之觀五者如神而五之觀我者卽民夫合萬民生觀我一生是謂大觀以我一生通萬民生是謂大化噫觀道如五而僅曰无咎觀未易盡哉抑觀我而曰生謂

必得我之所以生而后。可與人並生也。我之所以生者。中正而已。潘雪松述曰。彭山曰。五本陽剛在上。之君子羣陰自下觀之。非能中正以觀。何以使下觀皆化。非能化天下於中正。何以爲大觀之主。故曰。觀我生。君子无咎也。孔疏我教化善。則天下著焉。風教化不善。

則天下著小人之俗。君子風著已。乃不名。蘇氏所謂難乎其无咎也。汝吉曰。夫王者通天下爲其身。五觀我生。必觀之民。民若於道。且歸於仁。不賞不怒。以勸以懲。則孚之孚也。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海隅蒼生。未其康共。王之視之。予燦予痾。於自反。何窮哉。此王者之觀也。上

爲化主故觀我卽觀民也

唐疑庵曰象言下觀而化諸爻卒无一化者卽九五之觀我生以觀民亦自盡其爲觀於上者而已民之化與不化我何知焉則吝與醜皆非君子之咎矣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潘雪松述曰最處上極不當事任而德之爲人所觀者猶九五亦九五所觀法者處天下所觀之地雖无位乎其心通天下以生生故曰觀其生陽剛君子以生德師帥天下必皆君子而後无咎若猶未也敢自以爲非已咎哉故其志未平不以无位安然放意不自考省也

洪覺山曰其亦已也而以爲觀其生何也以五之觀已於民而上在无民之位故言其以別之然何以未平也當觀之時陰多而陽少惡多而善少上雖无位而其爲觀於天下之心不能自己如孔孟之講學脩德栖栖然不少恤乎人言志有未平故也 吳一源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何未平之有焉有德无位自觀其生内省不疚而已

易述曰臨之八月有凶指觀也觀木陰壯陽消小人逐君子聖人特主陽以名卦爲小人觀君子之象故五上二爻曰君子无咎明二陽向消君子方危能如五如上昔君子乃可无咎耳五以位上以志皆以陽德感化羣陰陰本冥順乎上君子之道猶存於世而不至於剝也故曰當觀之時聖人惧焉 項氏曰上九當剝之時在

斗之外无民无位小人之進退下民之向背皆不由已
但謹視其身思自免咎而已非卦之主故但稱其生此
卽剝之君子觀象之時也陰進則滅陽爲坤陰不進則
陽存而爲碩果道之興廢皆未可知故曰觀其生志未
平也觀本是小人逼君子之卦但以九五中正在上羣
陰仰而觀之故聖人取以爲小人觀君子之象勢實漸
危故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言君子方危能如九五
之居中履正能如上几之護身在外僅可免咎耳不然
九五建中正以觀天下雖元吉大亨可也豈止无咎而
已哉明二陽向消故道大而福小也

唐凝庵曰上雖在事外與五同體在臨則與之咸臨在
觀則與之同憂其道宜然何咎之有况未幾而剝且及
之矣此所以不得以事外常格論也

總論蘇紫溪曰觀者觀也因人觀己名曰反觀以己觀
人名曰達觀故天子之觀觀在百姓丈夫之觀觀在四

方彛之禪也自岱宗以至西嶽北嶽靡不觀也季札之適魯也自齊秦鄭衛以至四代之樂靡不觀也善哉觀乎以考風俗而燬惡若衡矣以鏡古今而沿革靡忒矣此達觀之盛也然其要則反觀而已傳曰返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故日照月臨明之末也太虛洞達明之本也天下未有不觀諸己而能觀諸人者也文之蒸也適觀厥成矣而猶曰適觀况何其密也孔之聖也如日月之代明矣而猶曰內省不疚何其切也此觀我生觀其生而君道師道所以並隆也不然童觀者安於面牆之陋闕觀者自足於蔀屋之明而曰吾以反觀也可乎

哉可乎哉

噬嗑三三

震下離上賁三三

離上艮上

陸庸成曰噬嗑食也。故爻中多以膚肉之噬爲喻。賁无
色也。故爻中多以尚質之象爲得噬嗑者刑罰之啟也。
賁者禮樂之化也。必先威而后文可施。

程敬承曰聖人不尚刑。故用刑之爻。每寓難之之意。至
四五而曰艱貞。曰貞厲。見威明之不足恃也。聖人不尚
文。故用文之爻。无甚取之之意。至五上而曰丘園。曰白
賁。見文明之貴以止也。又離與震合則利用獄。離在艮
下。則毋敢折獄。何也。雷搏擊而山慎重也。

噬嗑亨利用獄

潘雪松述曰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合者以有間也齧去其間則得合而亨也楊中立曰噬嗑除間之卦也除間以刑爲用故利用獄獄者所以治間而求其情也治而得其情則刑之而天下服矣

程傳謂凡天下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于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此言甚當又曰程傳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用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僞得其情則知

爲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吳因之曰夫惟
有間故不通噬之而合則亨通矣。然其噬之也非用獄
不可。蓋聖人之心天地好生之心也。非故欲用刑以毒
天下。但強梗爲間之人。卽大學仁人放流逐諸四夷不
與同中國之人。豈得復從輕恕之法。優容之典。以致養
奸而縱惡。故須用獄。言以痛懲其罪。旣曰噬嗑而後亨。
又曰利用獄。聖人蓋深惡爲間者而決去之。故其鄭重
如此。張婁東曰此卦當與訟卦合觀。訟者方爭而求
辨。非剛中之君不能畏其志。故曰利見大人。獄則已斷
而行刑。非柔中之君不能恤其情。故曰利用獄。然與其

恤之於終不若化之於始此六五之无咎終不若訟九五之元吉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質卿曰彖言頤以實爲體以虛爲用頤之中豈可使之有物哉有物則隔其上下若噬其物上下乃合而得亨也卦形頤之象九四頤中有物之象王註有物有間不齧不合无由亨也胡雲峰曰卦詞云噬嗑亨彖傳加一而字謂必噬嗑之而後亨也此以卦名釋卦辭

按用刑治獄人情多失之偏全用剛則暴全用柔則縱

威而不明恐致淫濫明而无威不足伏物此卦震剛在
上離柔在下總大體而言一剛一柔不相混雜故謂之
分卦德動而有威明而能照威照並行所以服強禦而
燭奸偽之道也雷電合而章即上云動而明但此重合
而相濟意質卿曰雷鼓電作合成天威造化震曜之用
至章也故曰合而章剛柔分已是得中此又云柔得中
而上行單以六五言也上行二字不重只從卦變說來
耳柔而得中中節之妙也朱漢上曰六以柔居五位雖
不當施之用獄則无若柔中之爲利矣輔嗣所謂能爲
齒合而亨通必有其主則五是也侯果曰文明以中斷

制枉直不失情理故利用獄 胡仲虎曰雷電有時獄
之用亦有時不至如願中有物強梗者爲之聞獄豈宜
用哉既明且威又柔且中治獄之道也 洪覺山曰陰
陽分焉可合也動而明焉將合也雷電合而章焉其所
已合者也合則亨矣致亨之道非一事可盡而獨以利
用獄言者舉其所重與所宜也以柔處剛中而不過故
宜之而不言宜于刑何也明以察獄辨其情僞離之用
也然則君道其貴柔乎曰德貴剛而用刑貴於剛而柔
也三宥而后制刑柔之意也 象旨願中有物則爲噬
嗑貴何以不爲噬嗑俞氏所謂噬者必下動貴无震也

剛柔分震剛離柔分居內外非謂三陰三陽也柔得中上行對賁言之謂居尊在上而行事也簡輔曰先言得中後言上行因賁之離居下也如本義當作柔上行而得中矣簡言是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潘雪松述曰雷電威明並用曰噬嗑雷電相隨有相合之義天威之章著也先王象雷以用威象電以用明則於明罰勅法見焉夫罰以寬刑之用或罪疑而輕或過大而宥凡以深致忠厚之意而過聽深文者何有於原情故言明罰法以制刑之中或垂之象魏或讀之黨州

凡以嚴示畫一之守而巧詆緣飾者或得以舞智故言
勅法利用獄是臨時明罰勅法是平日與其有間而後
治之不若未間而預防之所謂爲之刑威以類天之震
曜者也離火也不爲火者五卦遇雷則爲電噬嗑豐是
也遇地則爲明晉明夷是也重離亦以明言之 陸庸
成曰考之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
用中典司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辨罪之重輕司刺
以三法求民情斷中而施上服下服之刑蓋刑者所以
取中也司刺曰斷中士師曰受中司寇曰登中无非
以中用刑也故卦之利用獄不獨有威明之善使非五

之柔得中孰爲刑之主哉。約說曰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勅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忠厚之意也。未至折獄致刑處故與豐象異。然罰之當避人猶有冒罰而爲之去之可畏猶有犯法不顧者先王不得已而後用刑焉。唐凝庵曰雷震必電電燁必雷无不相合者故稱噬嗑先王以其震爲威以其電爲明威與明合故以刑法爲事第先明而後威則其法必當豐之所以折獄致刑也先威而後明恐有未當故但取離之明以彰明其罰取震之威以申勅其法示人以不可犯而已。吳因之曰用刑非聖人之得已彖曰

利用獄象曰明罰勅法。又若急急于刑罰者何也。謂非此无以合間也。間之一字是甚樣不好。獄一用而天下之間可去。間去而天下歸于一統。治化復于大同。是刑罰者正所以濟德禮之不逮也。故明罰勅法之心卽道德齊禮之心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潘雪松述曰象旨初上不言噬无位受刑之象。初在卦始其過淺薄。刑以誠使不復重犯。陽剛橫亘於震足之下。遮沒其趾之象。震動于下不禁則行。象曰不行止惡於初也。卜子夏曰戒爲治者不可以不禁其微。王註凡

過之所始必始於微而後至於著罰之所始必始於薄而後至於誅過輕戮薄故屢校滅趾極其行也足懲而已故不重也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小懲大誡乃得其福故无咎也揚誠齋曰屢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戒必至滅耳初九小人能懲於薄刑止其惡而不行則不貽上九惡極罪大之凶矣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象首膚鼎肉之大辯謂二中正而乘初剛噬之没鼻則其噬合矣侯果謂乘剛噬必深非專尚深刻也人之噬肉豈有掩没至鼻假以象其噬之合耳

矣。因之曰噬膚。若說服之甚易，則與滅鼻相矛盾。這易是自家身上易。六二中正，心无偏私，所謂公生明者也。一審察而立見其情，一剖決而隨當其罪，不待擬議已得明允，是爲噬膚。陸庸成曰：滅鼻，卽剗刑也。刑加於剛暴之人，雖噬之易，必法之嚴也。傳曰：中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剛強，義不相妨。胡雲峰曰：无咎，是初之剛終可服也。易述曰：以下四爻主治獄者，曰噬膚，噬腊肉，噬乾肺，噬乾肉，皆頤中有物，噬而合之之象。腊之噬難，干膚、肺難，干腊、乾肉不若膚之易，而易於腊、肺，其爲間之大小，用刑之淺深，亦于各爻見之。禮祭有膚鼎。

膚者、牲腹之下、柔軟无骨之肉、六二柔得正而乘初剛、治之易易、故象噬膚、小物全體而乾曰腊、腊之言夕也、朝暴於夕、乃乾曰腊、肉藏骨、六柔三剛、有此象也、乾肺、乾肉而帶聯骨、至堅難噬、九以陽剛居四已入上體、此郡國之獄、上於士師者、其間愈大、用刑愈深、故有乾肺之象、乾肉、肺之去骨者、五正位而六以陰居之、蓋獄成而讞於王、雖有強梗、其詞已服、故爲噬乾肉之象、草廬、吳氏謂六二六三、二柔畫爻詞並云肉、謂无骨者也、九四一剛畫爻詞不言肉、而言肺、謂有骨者也、曰滅鼻、曰遇毒、曰金矢、曰黃金、皆象其用刑、曰艱貞、曰貞厲、皆象

其宅心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潘雪松述曰象旨三在膚稱肉離日燠之爲腊或曰腊取三剛象肉取六柔象肉藏骨柔中有剛亦通王註處下體之極而履非其位以斯食物其物必墜豈惟堅乎將遇其毒 敬仲曰彼實強梗而又陰險三噬而除之而反遇毒者三無德也以不中不正之行而刑人人无有服從者能不遇毒乎故曰位不當也然彼爲間而三噬之當矣雖以不能致其心服爲羞吝而吝亦小耳终无咎也噬嗑以柔中爲貴三本柔順之質非用法過刻

者且彼既有罪終必服法所以終无咎 陸庸成曰三
之遇毒小吝才弱故也百揆非舜則四凶未易去司寇
非孔子則正卯未易誅然得无咎者位不當而罪當也
二所遇者在彼爲難治之人而在己有善治之術故取
象於噬膚雖滅鼻而終得无咎三所遇者在己无善治
之術而在彼爲當治之人故取象於噬腊肉雖小吝而
亦得无咎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潘雪松述曰九四當噬嗑之任象大司寇掌邦刑者二
三皆刑官也九以陽剛居四已入於上體是爲間之大

者故云噬乾肺肉有骨謂之肺乾肺至堅難噬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其剛矢取其直九陽德本自剛直以剛克疆以直理枉故爲得金矢之象王逢曰以剛直之道刑人非艱難於正則不吉四動而不正故戒以艱貞彭山曰治獄雖貴剛然四尚未得中正其剛直則於哀矜折獄之意容有不足矣洪覺山曰陽剛宜光而以九四有艱貞之心焉故未光也能以德服人則光矣石守道曰三不當位故遇毒四當治獄之任以不得中故未光五柔德中而上行然猶曰貞厲无咎乃知治獄難矣楊龜山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爲間者也以六爻

言之則居大臣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 丘建安曰噬
嗑惟四五兩爻能盡治獄之道彖以五之柔為主故利
用獨歸之五爻以四之剛為主故吉獨歸之四主柔而
言以仁爲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爲治獄之用仁以
寓其哀矜威以懲其奸慝剛柔迭用畏愛兼施治獄之
道得矣 周用齋曰得金矢者用剛直以爲斷也得黃
金者用中以爲斷也非入金矢之說呂涇野云若欲訟
先納黃金三十斤世无此富人法无此先王貧者又何
辜也 李衷一曰獄者天下之命也法者天下之平也
君主之其道先仁臣守之其道先義蓋人臣之勢屈詘

法易執法之爲難故雖難而利用貞人主之勢尊行法
易欽法之爲難故雖貞而利用厲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潘雪松述曰六五君位獄成而告於王王聽之之事也
而謂之噬乾肉象旨林黃中曰折肉披筋而燻之似剛
非剛似柔非柔也其疑於剛柔以六居五也黃中色金
剛物五成離之主剛位而柔中能斷獄而得其情者也
故云得黃金然實柔體戒其貞固而懷危厲乃得无咎
貞者正也厲者離火之嚴所以爲德威也離初故未光
離中故不明此離之中故得當也彖言不當而又言當

猶漢獄失當得當之云位與事之分也在一卦柔居五位本不當在一爻則居中用剛而能貞故利用獄則得當矣九四金剛而近五之中直故曰得金矢六五黃中而近四之用剛故曰得黃金君臣以剛柔相濟亦皆用獄之道 蘇紫溪曰九四陽剛直剛則不靡直則不撓是得治獄之道者然且艱焉貞焉大司寇哀矜之心固當如此五居中而任九四之剛卽鼎所謂黃耳金鉉也中則不偏剛則不弛是得治獄之道者然且貞焉厲焉大君欽恤之心固如此 吳一源曰威明中正利用獄矣苟非凜危懼艱難之心以臨之有不恃威明以逞而

至於過中失正鮮矣故曰貞厲无咎又曰利艱貞乃知
惟艱无艱惟厲无厲而用獄非聖人之得已也威明而
已末也 張雨若曰貞卽四之貞厲字視艱更重五君
也取決必大獄厥係尤重耳 李西溪曰曰貞厲止如
穆王訓夏贖刑既輕矣猶曰朕言多懼是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聰不明也

潘雪松述曰中爻言噬嗑之事至上九罪人得而重刑
施矣梁寅曰初卑下而无位上高而无位故皆爲受刑
者過陽之極不能卑伏此惡極罪大怙終不悛之人也
鄭玄曰互坎爲耳離爲槁木木在耳上也何校滅耳皆

自上取象孔疏罪已及首性命將盡非復可誠校既滅耳將欲刑殺非可懲改凶莫甚焉王註聰不明也故不慮惡積至於不可解也耳本聰且爲離體而滅其耳正以罪其聰之不明也離上亦有不明之象 洪覺山曰噬嗑之終宜有合矣而上九何復以何校滅耳言也噬須剛合貴柔也上以不中之剛自離於外其爲怙終可知泉翁曰耳之聽也其心接乎物其爲出入之門而善惡之機也人之罪惡雖至於弑父與君皆不聰者之以漸而積之滅耳所以罪不聰也蘇紫溪曰人之耳爲心聰發竅此而不明方寸之地塊然止塞更无開悟之日

矣。張雨若曰：初於趾上別生一義，此於耳上別生一義。蘇氏曰：居噬嗑之時，六爻未有不以噬爲事者也。自二與五反覆相噬，猶能戒以相存也。惟初與上內噬三陰而莫我噬之，貪得而不戒，故始於小過，終於大咎。聖人於此兩者，寄小人之始終於彼四者，明相噬之得喪。吳因之曰：薄刑加于小惡，極刑施于大惡，要之當噬嗑之時，刑罰自不可少。故二三四五俱屬用刑，用刑大都俱是吉而无咎，但其德有厚薄，故治不无難易耳。統觀六爻，只是申明利用獄之意。

資三三

離下
艮上

潘雪松紀聞曰卦變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見此爲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註說賁卦自泰卦而來乾坤合而爲泰豈有泰復變爲賁之理只是換了一爻是卦成了自然有此象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皆據成卦而言非謂乾卦中升降也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凡以柔居五者皆曰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飾也。說卦坤稱文則知文從陰生而陽剛爲質矣。質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傳曰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采，徒以文而不以實，則亦小小可行而已。按天下本爲大文爲小本立矣，柔從文焉，能无亨乎？亨於有本之文也。文易淪亦不能久行，故小利有攸往，亨小利二句全是重本質本義離明，艮止二意只宜承上帶說，與前文明而各得其分意不同。勿與剛文柔平層言玩象辭不釋可見。潘雪松曰：卦離明在內，陰麗於陽，有燦然莫掩之文焉。艮止於外，陰爲陽止，有不盡飾之意，故曰賁亨，小利有攸往，再詳之。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仲虎曰柔來而文剛是以剛爲主也剛往文柔必曰分剛上文柔者亦以剛爲主也蓋一陰下而爲離則陰爲陽之助而明於內一陽上而爲艮則陽爲陰之主而處於外是知皆以剛爲主而彖傳以陰爲小者此也

唐凝庵曰賁乃噬嗑之倒體離入而在內曰柔來文剛者文艮也則先有質而柔來文之者也噬嗑原以震在下賁則以艮在上故曰分剛上何以謂之文柔也論文

質彬彬之道。文以文其質，謂之文質。以質其文，亦謂之文。離明之文太過，究且滅質，安得爲文。惟良以質文之，故柔不至過，而適以成文矣。故曰：分剛上而文柔。

吳因之曰：柔來文剛，是當質勝之餘，而以文濟之。剛上文柔，是當文勝之後，而以質救之。文以濟質，質不爲陋。固文也。質以救文，復還大雅。雅道之中，真文見焉。亦文也。故彖傳並用文字，人情自質而趨於文也。易自文而反於質也。難人之喜文如水就下，聖人一說到賁飾，便慮到未流之弊，便預爲之隄防。故亨之下，卽繼之曰：小利有攸往。吳臨川曰：交錯者，初與二、三與四、五與上。

皆以一剛一柔相間在天日月之行星辰之布亦剛柔交錯故曰天文朱氏曰在人則父剛子柔君剛臣柔夫剛妻柔朋友者剛柔之合長幼者剛柔之序五者交錯燦然有文天理也非人爲也上下內外尊卑貴賤其文明而不亂各當其分而止故曰人文觀乎天文可以察時變而聖人之脩政和民以天文也觀乎人文可以化成天下而聖人之神道設教以人文也乃聖人用賁之神道也化謂舊者變新成謂久而成俗問文王周公之言賁也小而孔子大言之極天人之神化將无異乎吳一源曰象言小利有攸往非小之也賁之始也文自

內而發外故亨賁之終也文極於外往而不反則滅質故言小利以止之也在時變則冬至而後天文在內而日章夏至而後文極于外而日歛在化成則民俗朴陋賁之以文明民尚文明賁之以艮止事事物物各止其所乃所以爲文明而文之弊也失其止則亦失其所以爲文矣六爻之象皆當旣賁之餘而止之非止其文也揅其文之弊而使之各止其所以復其本然之真文也周公制禮其文郁郁而文勝之憂已惓惓之于賁其察時變審矣按天文人文正是卦名爲賁之義且以起下文極言之端觀者即卦中之天文人文而觀之也

唐疑庵曰天文者文質適中之準時有過文過質之變故觀乎天文可以察之施其補救之術觀乎人文之貴止則惟止之而使文不得以滅質乃可以化成天下矣吳因之曰察時變化成天下雖是極言貴道要在言外看得維持世道意言察時變大矣化成天下又大矣而不外于天人之文如此可見文而得其所謂文者上可經緯宇宙下可維持民俗柰何司世教者舍其本實而徒事浮靡爲也故曰與其過于文寧過于質斯挽回世道之大權乎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朱子曰明庶政就離上說无敢折獄就良上說離明在內良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不能及遠故止而敢折也又曰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

程敬承曰治獄之多寃敢心誤之也毋敢之心止心也不敢過用其明也夫獄之不易折卽山上有火之旅猶須先慎况火在山下耶晦翁曰慎刑如山則毋敢折獄分明有慎意匪徒明止于內之爲无敢也蔡虛齋曰觀黃象辭益知小利有攸往之理鄧伯羔曰賁道之大至

於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而獨於折獄乎重之何哉蓋賁者文飾之謂也脩明庶政可用粉飾之具若獄則專用情實耳苟恃其明而加文飾非情矣故古之言刻覈者曰深文言鍛鍊者曰文致法曰文網弄法曰舞文凡獄之蔽未有不起於文者史稱蕭何爲吏曰文无害曾子之告湯膚曰得其情君子察於情與文之間其於治獄思過半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潘雪松述曰初九陽剛在離體之始剛正則不屈於慾離體則本有其明以此自賁於下是謂賁其趾之象在

下故稱趾舍車而徒所以爲趾之賁也 胡雲峰曰舍車之榮而徒行是不以徒爲辱而自以義爲榮也是故君子行義必於在下之時發足之初觀之 敬仲曰軒車人之所以爲賁者初九在下義不乘車窮不失義也以義爲榮不以車爲榮義在於徒其榮在徒義在於趾其賁在趾人達此者寡矣故聖人於是發之林次崖曰微夫子此語初幾於以隱爲高者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潘雪松述曰象旨六二一陰施於二陽之間以文剛者也然成離之主而性炎上故爲賁其須之象須待也指

九二而言象以文剛爻實之曰此與上俱興者也王註
得其位而无應三亦无應俱无應而比焉近而相得須
如詩所謂卬須我友柔必須剛以興起文明之盛故有
斯義離火得附則光燦然而成賁不麗陽剛安得賁乎
故曰與上興也朱漢上曰三在上有頤體二在頤下須
之象二三剛柔相賁賁其須也 吳因之曰卽陰陽相
與便見其賁九三之賁亦然陰與陽間雜而處便增飾
成文陰之從陽陽之受陰皆理所宜亦見順理成章處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潘雪松述曰九三陽剛處文明之極而二陰比之陰陽

相錯賁然而文濡然而沃蓋賁飾之盛自生光彩光彩之盛則生潤澤故曰賁如濡如也賁懼其盛也濡懼其溺也三本剛正惟永貞而不變則吉三與二非應而相親故有永貞之戒 心解云按三居二陰之中有坎象故有濡義亦有陷義雲峰曰能永其貞則二陰於我爲潤澤之濡我于彼不爲陷溺之濡也 羅彝正曰陵生於狎三能永貞二離比已而終莫之陵下陵上卑陵尊相賁者而至於相瀆則剛之自失也故永貞者陽之守也 象旨九三有離文自飾故曰賁如有坎水自潤故曰濡如據而兩獲之象章氏曰三四剛柔相雜且離艮

相連故曰賁如此又以兩卦相賁取象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傳曰四與初爲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爲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胡雲峰曰此與屯六二相似屯剛柔始交賁剛柔相推皆有婚媾象然屯之二乘馬班如應五之心何其緩賁之四白馬翰如應初之心何其急時不同也屯二應五下求上也不可不急賁四應初上求下也不可緩

孫質庵曰四之不遇於初者妄求之隔四之必求於初者无已之情三雖匪寇婚媾情則是而理則非終不能易其守也初曰賁趾四曰皤如初曰舍車四曰白馬同一白賁之風而已 潘雪松述曰六四艮體其賁將止而文將反於質矣故曰皤如曰白馬白與艮陽白賁同象 蔡虛齋曰當位疑謂與正應相遠而比於三是其所居之位疑若有可求者其所存之志或曰當位疑難之也終无尤壯之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潘雪松述曰五居中履尊下无應與六四近不相得而

上比文柔之剛得止之義以成賁之道故有賁於丘園之象丘園質素而非華美之處五爲賁主不賁於市朝而賁於丘園束帛菱菱獨任其質獨守其約其賁飾之時而儉嗇若此於人情誠謂之吝然任質則於事可久守約則漸反於質終成吉也鄧伯羔曰人情必有所厭薄則有所喜快於文勝之時而爲丘園之賁豈不甚可喜乎 張雨若曰時方逐末世道有多少好憂處五能反本故喜非五自喜也爲世道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潘雪松述曰上九賁之極所謂分剛上而文柔者此也

以剛居之其本色也本色无色故爲白賁之象文極而反質素賁於是乎止矣夫何咎孔疏白賁故无咎守志任真得其本性者也 唐疑庵曰賁如皤如賁白猶二也白賁則白卽賁矣所謂文明以止者此也

程敬承曰下三爻爻詞皆主文上三爻爻詞皆主質故皆以白言之皤如白也帛亦白也至上則艮體之終篤實之極其賁也卽白是賁反而得其人心之本然矣故曰得志 胡雲峰曰履禮也初素履往无咎賁文也終白賁无咎其反賁之文而爲履之素歟 吳因之曰人雖正當馳驟紛華之日其心中定有一點厭薄處此是

真心此之謂志、白賁无咎、便不汨沒了這念頭、能反而
得其太素太朴之真心、故曰得志、丘建安曰賁之一
卦、以卦變言、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而爲賁、以二體言、
則下離上艮、文明以止、而爲賁、以六爻言、則三陽三陰
相比相應、而爲賁、然陰陽二物、有應者、以應而相賁、无
應者、以比而相賁、四與初應、求賁於初、故初賁趾、而四
翰如也、二比三、而賁乎三、故二賁須、而三濡如也、五比
上、而賁乎上、故五賁丘園、而上白賁也、初與四應、而相
賁者也、二與三五與上、比而相賁者也、此賁六爻之大
旨也、蔡清曰、初二三四所謂賁者、皆賁之常、五上所謂

賁者則賁之變也

程敬承曰賁極而反於白賁則變而適得其常者 孔
上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賁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
由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